



尤菴集
早八

墓誌

共七十

~16
2410
49



和
2410
60-49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八

墓誌

芝川黃公墓誌

國朝名相以黃翼成爲稱首公翼成公之六代孫也
嘉靖壬辰四月廿六日生幼不與羣兒戲凜然殊異
稍長聰明絕類沉潛經籍汎濫諸家自喜爲文詞一
時爲博士業者爭相傳習壬子中司馬戊午登第自
槐院選爲翰林時朝廷爲世子極選官僚公爲說
書陞爲戶禮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忤重臣出補
湖西之海美縣公議殊不厭已而移本道都事以事
罷叙爲禮曹郎成均館直講明廟末年召集賢俊

拜公爲獻納兼知製教入玉堂爲修撰自是歷颺清
顯如副校理校理應教持平掌令執義司諫等職既
遞還入者屢矣 世子薨儲位久虛公請博選文學
人以教宗屬又於玉堂僚席倡言建儲之議將上劄
以請以僚議不一而止未幾 宣廟入承大統而公
未嘗一言及此公自以受知 明廟方喪之禮極其
誠慤識者歎感 宣廟勵精求治公每於 經席據
理論事辭約意明 上虚心聽納而盧蘇齋守慎爲
同僚亟稱以爲真講官才也奇高峰大升亦語其學
者曰吾爲汝得師他日至京可執贄請見也丁卯充
書狀官朝京戊辰以副應教劄陳時弊十事己巳爲

司成兼春秋館編修官與修 明廟實錄已而復爲
校理被臺劾以去 上甚惜之屢以爲言歷諸司僉
正判官癸酉丁內艱服闋爲揚州牧又以外憂去官
公前後守制時探討諸家如星曆堪輿醫卜之書無
不究極又歷諸司正及通禮院左右通禮海州晉州
牧使舊例 宗廟祝號當 國哀則書以哀子國王
某公上疏曰 宗廟之祭鍾鼓鏗鏘 列聖之靈洋
洋在上而 殿下自稱以哀則是以新喪事 列聖
也朝議是之遂改稱以孝言官以不赴晉州論罷公
休廢頗久栗谷李文成公白公以爲某頃以實病未
赴任以此久斥其文翰在當今罕比 上卽命叙復

時朝廷論 貞陵廢復事太無微辭公援據聖人答
司敗之義草疏論之公伯氏力止不果上癸未 上
御春塘命題試文士通政以下皆應製 上愛公作
超出等夷特陞通政授掌隸院判決事帶三字銜如
故俄拜忠清道觀察使先是 璿系受誣本朝極力
陳辨而猶未能盡行刊正適聞 皇朝會典垂完朝
議以爲當亟遣一代文學之士毋失事機於是 召
公爲承旨以充行人 上謂曰今此使事一惟卿爲
重至京師 皇上例下原奏于該部公詣禮部頓首
求哀極陳事情尚書于慎行見公呈文再三披讀亟
稱好文字好文字謂譯官曰爾宰相是宿構耶何其

神速若是卽以奏御 皇上特命改正仍令騰示會
典又設彩紅氍于皇極門內翰林學士將禮而授勅
蓋 異數也使還 上喜甚告 廟頒赦殊死以下
皆宥加公嘉善階拜同知中樞府事 賜御衣一襲
及田宅奴婢其一行皆以次受賞歷貳戶禮兵刑工
曹同知敦寧府事漢城府左尹兼五衛都摠府副摠
管病免者居多其後行人得 會典印本而來其書
我 國宗系盡改前誣昭雪無餘 上又諭公曰今
日之功予無以報卿遂特陞戶曹判書適值歲惡公
私俱困公感激 知遇殫竭才力 上方倚重而忽
有臺彈及講官相繼敲撼 上曰近見地部多有盡

心施措者皆峻斥之公控辭又不許後病遞其後
屢爲知樞判漢城府自刑曹復移戶曹兼帶摠管及
禁府其在刑戶多所張弛人甚賴之時尹月汀根壽
歸自燕京 宗系之雪益有驗 上以前賞未稱特
加崇政判中樞府事公再疏以辭 御批只恨功大
而賞小也己丑遂 命定功行封公自禮曹判書知
經筵封長溪君時公屢進劄言事其一請 上朝祭
時一依適中朝御品帶其二鄭汝立謀逆伏誅之後
草野章疏語多過激當有以財抑故相朴淳惡於奸
黨遜荒以死請依張曲江故事 賜祭於廟 上頗
採用之 太廟火公撰進上下變服舉哀之節以

宗系昭洗將 親祭告慶公又受 命定著其儀情
文甚具既又入廟贊禮畢 上曰彬彬可觀哉賜以
鞍馬公建言 列聖德美不同成功各異而廟樂只
以國初所定並侑 諸位非所以形容象聲之道也
夏霜隕公又啓曰逆獄蔓延必有冤死者京外株連
疑似之罪請卽疏釋以體上帝好生之仁秋 上軟
血告盟遂賜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 國功臣之號
超二階爲府院君領經筵事 錫賚甚優 賜宴者
再而其長子亦以推 恩陞通政秩一時榮之時議
以 經筵之領非三公不可遂改之除禮兵曹判書
兼長禁事辛卯倭酋秀吉貽書於我辭絕恃逆有直

入大明之語 上以問諸宰公請召大司憲尹斗
壽斗壽至曰事係 皇朝機關甚重 殿下至誠事
大天日在上豈可容隱亟宜 奏聞公曰斗壽言是
臣亦以爲 奏聞不可已後於 筵席復申前說仍
請修飭兵馬 上曰卿其勉之公抄錄京外諸色軍
兵以便考覈又請厚養瓜牙之士仍薦李舜臣等可
任闡寄後舜臣卒成大功以死報國如公言公文衡
之望久臨一世 上亦遲之嘗特授提學以爲之階
至是遂爲大提學知春秋成均館事公請辭 批曰
朝廷豈偶然授之予自詫得人矣予雖不學知卿遠
學高才久矣公又以 詔使若臨必哈衰朽辭 答

曰華人見之足知其年高德邵矣先是鄭逆之發崔
永慶遭飛語逮繫瘐死一番人以爲牛溪先生及鄭
松江澈構殺釋憾其親舊儕流一切株累公與尹公
斗壽亦被斥逐冬倭情 奏聞使回自京師 皇上
褒賜甚渥 上遂放還尹公而以公實撰 奏文亟
命復爵且錫以 欽賜絹子始公之撰奏本也公曰
必須詳載通信事以著 聖上事 君勿欺之義時
議以我國交通伊賊爲可諱刪沒其實其後乞師于
天朝不能終諱而 天朝邊帥已得前後實狀奏請
討我矣壬辰公聞賊報自田里急馳詣 闕略陳機
宜大略以爲朝廷雖禁都良迸出而平時無固結之

恩臨亂欲望其勿去難矣請分命王子召聚都民
宣示德意庶幾保合矣語頗觸犯時諱寇深上方
夜西幸公追及於東坡上命公父子護王子順
和君入關東仍以號召四方以期恢復公承命雪
涕至鐵原軟血誓士移書元帥諸公勉以忠義傳檄
八路有曰廟堂力主和金秦檜之肉足食奸臣首倡
幸蜀國忠之頭可懸見者吐舌自關東迤向北路會
寧亂民鞠敬仁等謀執王子一行致于賊賊將清
正待王子稍加禮貌以公及金相貴榮幽置別所
而以公長男承旨赫爲王室姻親每有要脅必使
爲狀以聞公欲因此細達賊情每令爲真假二狀假

以示賊以謾之會倡義使金千鎰誘以起居王子
遣幕下以來赫復爲二狀以授千鎰幕下金公以傳
於體使體使執假狀違例爲罪持之甚急後以皇
帝威靈公奉王子還自金山遂置對公力辨猶
命編管吉州又誣以餘犯再望吏議丁酉特命解
放例當叙復而又公不悅者在議讞之地故只令任
便居住後十餘年又復追論公上書都堂曰壬辰播
越之中面承上教保護世子勉力恢復及賊鋒
日迫乃入于北會寧軍民一時叛國王子宰相俱
被縛致于賊削職只是臨時處變苟冀無事其狀內
頭辭日本將軍清正言大明許和而貴國獨不許

和關白殿下將渡海而來所謂殿下乃彼賊自稱其
主之辭我但依其所言以書之白于朝廷爾雖使其
人爲之恐無害也彼賊用臣字無別彼我若我用臣
字彼賊劫脅俾同其俗則取禍必矣以此前後僞書
皆無臣字若以此爲罪則 王子及金貴榮以下皆
爲謬見所誤願自當之乙未獄事豐原不得終秘僞
書乃出而示人都憲金功曰豈可以此迫人於死此
書亦有 王子手書者一件又有諺書密通者而豐
原皆寢不達而僞書亦不以原本上之其意何哉姜
縱初爲正言論此事甚急厥後見東文選書契中見
關白殿下者語人曰國書稱之如此黃赫雖妄書非

大罪也庚寅年間削職交承豐原忝冒禮判考求通
信事目則下吏以儀注呈納曰此乃前判書所勘定
者其國書亦稱關白殿下以豐原之知禮守義在平
時未免陽尊而僞敬之如此他何足論哉所謂豐原
當時體使也然當時不悅公者甚衆故公之寃終不
能自伸公最與尹月汀相善嘗爲公作壽序曰公奉
兩 王子向北也草檄馳諭首以廟堂之主和爲非
而至比之秦會之遂被其切齒日俟隙而未得發也
會公陷賊中狀陳賊情而賊若覺其有據實之狀則
必見攔阻故別作假狀誑示賊而一並出送適其時
廟堂之嘆公者得其假狀便作陷公之機穿指以無

罪而故峻其語然若直送其假狀則一見當卽知其非真狀也故遂置其狀謄寫以送而其辭曰其狀有臣子所不忍見者未敢送公遂坐此其自賊中還也父子並置對幾至不免而遂遠謫矣假狀雖諉以不忍見他日議罪必執此然後方可擬讞而輕重之也何至不忍達於君父之前乎罪之輕重係於一狀之真假而必度之者令人不得覺其贗而將必置死地也既累年聖明以元勳之不可久在謫中也特命放還而言官之論紕者閱數月而猶未允俞言者既止而成命將行又有不悅公者實爲下石之語遂被再論而公僅還田里矣是何輦上君子乘

時修郊者多也此書可以爲論公之案矣上嘗曰黃某乃祖宗之功臣屢申收復之命輒爲言者所阻公由關海移畿輔上四賜食物勞問備至而嘗以病聞卽遣醫藥公上牋謝恩有云長安北望幸近天日之光清渭東流益注終南之戀丁未興疾寓居京口之露梁以便醫藥其八月十四日竟不起春秋七十六臨屬續季子夔白日月汀爲大人上章矣蓋月汀已於辛丑甲辰伸救甚至至是復上劄申之其言益切矣公卽開眼應聲者三數矣公天分甚高氣局峻整人望之若不可犯而及接其言辭則無不愛慕焉不事交游無他嗜好只以文學自娛務爲深

博無涯涘自得於章句之外者亦多矣其禮學亦精密不拘拘於儀章度數之末而深得經傳之本旨詩主老杜而根據經義其骨格開張門戶嚴密不蹈前人塗轍故常曰詩不本於經學則亦鄙俗矣與伯氏友愛彌篤公退相對終日翼成公祠廟頽圯與族人協謀重新歲常一祭仍講花樹之會族人有貧乏不能存者則雖裘馬立與之無靳焉立朝以古人所謂孤忠自信獨立無朋自許故自釋褐至濟崇品皆由己致未嘗假人游揚人亦不敢以聲勢相助不修邊幅言不媵媵至於館閣文字皆清流俊選之作而亦一筆句抹不少假借以故愛者少而忌者多竟至於

一斤不復豈徒命之不淑哉憂國如家知無不言雖在廢退中猶草日本檄文圖欲以解紛少時嘗語子弟曰蘇武若在今世則必置死地藉令議武之罪曰匈奴令備牧羊則牧羊又治小單于弓弩又娶胡女生子安在其守節也云爾則武何辭自解哉此雖一時激發之言亦豈其識耶公之文章論者多矣世蓋曾衛於鄭湖陰廬蘇齋而栗谷則謂其發於經術而濟以自得真義理之文也當與佔畢齋並驅而餘人不是及云爾公諱廷或字景文系出長水縣別自號芝川子上祖瓊新羅侍中自後士大夫不絕翼成生諱致身判中樞府事用五子科恩就贈右議政諱事

長諱蟾皆以武階顯諱起峻生員別座諱悅副護軍是公之高曾祖考也妣陽川許氏公既貴三世皆有例贈夫人趙氏亦封貞敬夫人夫人高麗政堂文學廉之後縣監銓之女五男二女男長季赫與夤夤學諭女長適鳳山郡守李郁餘皆夭側室女爲判官朴由新妻承旨男坤厚早死庶出坤健而佐郎尹天衢議政洪瑞鳳順和君玆郡守辛喜業其四女婿也學諭一男進士坤載其二女婿府使李性恒郡守金益烈也鳳山生三男厚載僉樞厚培府使厚源右議政實贊興運世號迂齋相公者也坤厚有二子其長八歲隨公于北爲賊磔死其次裳內外曾玄甚蕃而裳

之男爾徵爾徵之男暉實主公祀公下世之六年爲光海之壬子承旨爲仇人申慄所構與坤健及裳并死淫刑學諭亦竄死南方後十有一年實 仁祖大王之元年首雪其寃公則無敢有輕議者於是內外子孫上章伸白 上覽公都堂文及 宣祖大王所賜宸翰遂從諸大臣議盡洗前枉復其官封世之汗隆卽公之屈伸也亦可以知公也壬子之禍公文集亦被搜入 禁中後中貴人以內裏故紙與人將充糊稽之用公集適在其中李鳳山購以藏之後迂相剖劓以行於世其事亦異矣 孝宗大王朝例贈領議政信乎其遲速有時也余早從迂相游習聞公始

終迂相託以幽堂之銘余不敢以釁咎之身入此是非叢中上下其論而誼亦不可辭遂奉諾而未遽泚筆也不料人事變嬗迂相墓草倏已再宿而其子進士選又以先志速之不置不忍復以遷就遂投涕而記之如右云銘曰

璿系之誣神人憤切公敷 帝庭首碎肝裂 帝愍哀誠亟除其釁周棄商契昭載寶冊 宗靈鼓舞國人歡躍屠城滅國古紀其績較其重輕疇與公埒遂策盟府圖形錫爵海校渝盟謂天可射公入告 后奏聞宜亟公作奏文不好以實庭議疑係猥加斟酌帝猶眷忠寵有和錫及其亂生護 王子出事有大

謬身墜虎穴謂可謀成在其中直卒從吏議關木受辱流離困阨終以謫籍 聖主撫運宅相勵翼世升謨明其寃遂白抑極而伸惟理不忒亦豈無徵文獻之足我徵汀公用誌幽石

刑曹叅議洪公墓誌

叅議洪公仁傑 宣廟朝人也寃而瘦死公始以孤童能自力學二十八取進士三十三取明經第爲禮曹佐郎正郎海美敷監軍器寺副正海美在兵馬使營下公事兵馬使相下不倦甚存體面爲舒川郡守以課擢授淮陽府使舒人遮留不可得則闕道號哭時栗谷先生長銓欲除憲職而郎官希當路旨沮之

公至淮興官者事方伯褒啓特陞通政既去良立碑
頌之爲五衛將壬辰 大駕西狩公追及於高陽路
路拜刑曹叅議無何出爲三陟府使一日城上擊大
鼓報倭船至卽發兵捕驗之亦有我人焉公將押送
監司營以待其處置公弟仁侃以爲我人助倭劫害
邊民其惡尤甚遂乘醉并殺之公則不知也有奉使
者自嶺東馳啓以爲仁傑擅殺無辜以要功公被逮
上令本道案覈監司含憾訊問吏人極其慘酷遂誣
服如奉使者言月汀尹公根壽伸救不能得仁侃每
號哭於路曰罪實在余我兄何罪我兄何罪公在繫
凡九年竟殞其命蓋公女婿鄭相國澈子而相國大

爲時輩所惡凡飲一呷湯水皆坐故公之被禍尤酷
云公字應時南陽人祖以平司成考德濂直長夫人
密陽朴氏父維屏業儒祖璇仕不甚顯曾祖星孫
成廟朝名臣官至叅判夫人性儉勤紡績織紉未嘗
去手嘗以敬姜言爲師家故清素能自撥力贊業遂
成孝事其舅直長公喜看女史至盜殺伋壽畫然謂
子弟曰人家男女悖亂其子孫無不殄滅矣公磊犖
軒昂不問家事夫人日具酒食以奉賓客之供故人
以生理語及者則公但笑曰吾日飲此一壺酒此足
矣公對吏許久夫人焦心竭誠克盡處患之道 崇
禎己巳年八十二七月初三日卒皆葬交河後再遷

其墓自廣州辛丑四月二十二日移窆奉化縣辛山之新塋外孫婦李氏陪位其下女一人壻府使鄭宗溟側出男連題府使生五男二女長漫司馬次洙縣監次沈文科持平次養以選今爲侍御史次潘公不與人往還仕罷常直歸其家耽玩宋朝名臣言行錄此蓋以見公之大略云遺命曰以外孫洙祀我器物盡付之連輩縣監丙子遇賊家覆今主其祀者侍御也而并其妻卜奉化宅侍御與余遊故請其銘銘曰退之有言物以久弊或以輟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吾於洪公今亦云爾奉化之山其谷逶迤從公而窶外孫婦氏外孫昭祀側皂承係旣安且固維千萬祀

崇禎戊申復自奉化遷其墓與御史公同葬于堤川縣治南月林里二墓相去百步許

雙栢堂崔公墓誌

余光海時年甚少然每聞人說當時事必曰海獄又必曰俞世曾白大珩雖嬾孺必相與涕淚而麟斷及長得見公家狀喟然歎曰兇徒之不保其主與其首領也宜哉公諱沂字清源以嘉靖癸丑三月二十日生質厚而才敏稍長循蹈規繩日夜劬書卓然早成儕輩莫敢望焉乙酉取司馬科同年及第旋遭外艱制畢始隸槐院權知正字自著作薦入藝文館爲翰林以嘗薦月沙李公爲同僚爲姦黨劾罷未幾復

自翰林陞爲主簿歷刑戶曹佐郎開城府都事禮曹
佐郎壬辰倭寇至公從戎于諸將幕下又主譚海路
事無不辦徵拜持平未及謝奔母夫人喪旣三年以
戶曹正郎奉使遼薊未復 命而拜肅川府使時
天子再發兵征倭公接待諸將盡其誠禮諸將亦敬
信之戢其下毋敢橫恣邑民賴焉庚子有挾憾者舉
劾焉叙復歷侍講院文學弼善輔德司諫院獻納司
諫司憲府執義弘文館修撰校理或再或三自後嘗
帶知製教春秋館以問事郎鞫逆務持平反公學問
精明嘗與諸公纂輯春秋經傳旣訖隨劄以進深明
復讐討賊之義蓋指壬辰 陵寢變也賞加通政嘉

善以言者收還其一壬寅拜承旨時倖相擠排異己
者公遂出牧光州又移遠惡地大臣有惜之者內徙
密陽居一年病遞拜刑曹叅議甲辰復由承旨出爲
定州牧 上手札勉之曰作我保障垂名竹帛仍
賜虎皮蓋示服猛之意也監司朴公東亮上其治行
有錫馬 恩瓜遞有朝京者中路託疾改 命公公
卽日就道有稱有內旨願隨行貨物者三輩公皆謝
却之畢使還囊橐如洗路拜忠清監司戊申光海嗣
位時賊臣許筠爲公州牧構誣公公辭遞俄以戶曹
叅議出尹慶州庚戌仲氏右尹公卒公入京營葬傷
痛備至病遂劇解職歷刑戶曹叅議判決事癸丑賊

臣爾瞻喉死囚上變既夷 母后家金墉之變匪朝
伊夕公力求外爲海州牧使時黃判書慎南叅判以
恭皆謫隣邑爾瞻與許筠謀起大獄盡除士類然後
遂及 母后乃教人上言有名捕者亡在海西山谷
聚徒謀亂又令人舉火終南以驚京師丙辰誘致海
州朴姓二人者密投一封書一番名流盡在其中指
爲爲亂者使自上變二人者受指還家其父兄知其
事取其書火之者再二人者又添書鄉人之所忌者
將奔告闕下其父兄驚怖益甚遂告公以舊惡難貸
者數事欲因此除去公不忍致法只焚書而決遣之
則其鄉人與其父兄潛殺而匿其尸自二人西歸爾

瞻等日望其至而恠其久乃遣其徒俞世曾者迹其
事又脅監司尹調元上聞而因請韓公公聞自馳就
理筠貽書公壻柳燦曰崔某若言黃南二人果在朴
書則免矣公歎曰殺無辜以及 母后有死而已時
戚畹有與爾瞻交惡欲因此發其姦爾瞻等大懼謀
益甚乃以其腹心白大珩鄭榮國代爲監司及牧使
使死囚嘗怨公者誣公而鍛鍊羅織遂以公爲逆魁
公嘗謂賊臣續男爲不吉人續男時爲刑房承旨與
鄭造南瑾力主其獄備加淫刑公只言天日在上竟
以六月廿五日殞命其八月追發藁藏論以大逆肆
諸市而燔其宅復戮其子有石是日大雷電以雨而

績男一子忽被馬蹄死人甚異之公天姿近道見之者皆知爲有德君子也平居言色舒和操履端潔其志常以古人自期居家孝友多有人所難及者其俸祿常入孤寡之家者居半以故妻子常不免困乏嘗析婦氏產以奉仲氏仲氏沒因以給其孤前後州郡盡誠以爲治吏民愛戴如父母將去必涕泣鑄頌聖朝亦屢加褒典其清白之操終始不渝立朝三十年田園第宅一無所增人有所求索未嘗有靳色然當官處事則堅守三尺不少撓奪又不喜聲伎紛華公退輒對案伊吾園有雙栢取以名堂杜門端坐竟晷沈潛嘗曰爲文必本於經學苟無其本雖工何益

嘗自謂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又戒子弟書生讀書學古當如仲由之不耻緼袍然後可以有得於心矣此其用力於古訓而所得者深矣常坦懷待人無所修飾而其皮裡春秋甚嚴以故其受禍皆由平日所鄙夷者人以此尤痛焉在理時仰見日下有白氣橫亘顧謂外孫曰吾其死矣忠信其不獲福矣已而果驗公海州人鼻祖冲麗氏季力闡絕學世稱海東夫子其後名公巨人踵武相接盖自鼻祖數十傳而至諱文孫官監察諱璿官僉節制使諱汝漑官司果兼宣傳官是公曾祖祖及考也妣許氏忠貞公琮之後縣監雲之女公前娶萬戶姜卓女女德純

備生一女適柳燦燦剛直人當公獄急時以賊筠誘
休書上之竟及刑書有子曰時定官至府使後娶忠
義衛李希福女 恭靖大王之後亦慈順寡言事上
御下人無間言生一男卽有石其妻李氏故相德馨
之孫判事如珪女有石旣死不忍苟全乃告訣于
姑及其父母仰藥而死三女適尹勛舉洪宇定金垓
皆名家子有石有一男曰灑有文行不幸早世其子
曰世慶曾爲縣監公沒後三年賊筠忤於爾瞻以逆
論死癸亥 仁祖反正爾瞻續男俞白之徒駢戮東
市 命贈公吏曹判曹有石持平李氏亦旌其閭神
人之憤少洩而公亦可以無憾矣 顯宗朝世慶橫

遭縲紲之厄人之訟之者舉公爲辭以爲世慶而不
免則爲善者怠矣可見公之德愈久而愈光矣尹勛
舉後爲縣監洪宇定佐郎金垓判官尹之男朴司諫
洪之男克允凭堯內外玄仍摠若干公沒後二十餘
年清陰金文正公銘公于碑而論之曰公不忍以身
命易士類之魚肉彝倫之斲滅確然秉志之死不變
當時但知哀公之死痛公之寃實不知公之有功於
明倫不在靖 社諸公之後也嗚呼斯言至矣不可
易矣世慶請余文以爲埋石之鐫略叙如右而係之
以銘曰

公命臨絕祥禊示變公胤將死雷風以電天則知公

人胡不仁所能者天不能者人妖腰亂領俄既礎質
好還之理於茲可必矧惟 恩榮洋溢窳窳亦越人
士孰不景服嗚呼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公有以
兼得者耶

雞林府院君李公墓誌

國家自多事以來功宗各將步武相接或以智謀或
以雄勇其無於二者之名而二者自然不可及者其
惟雞林府院君李公守一乎公以 嘉靖甲寅四月
一日生于忠州之西村少孤力學久而無成遂投筆
以弓馬取 宣廟朝癸未科丙戌爲三水小農堡權
管公早有名自擢第輿望日隆朝夕當大用物論至

是稱屈而公無幾微見乎色惟盡其職事日以撫摩
繕修爲務識者尤以爲巨人長者考滿而遞士卒皆
涕送之仍以編裨隸帥幕帥盡委以邊上機宜庚寅
始拜宣傳官辛卯被不次之擢除長鬐縣監人吏迎
觀皆曰此非久於吾縣者也壬辰倭寇大入公召集
義旅移檄旁邑斬獲甚多寧海府使韓孝純上公首
級于 行在時道路梗塞久後始達 宣廟甚嘉之
超拜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諸將有恚媚者誣以無
功倖冒朝廷入其言遂反汗公仍泣原任後 行朝
因諸軍 啓牒得其實狀癸巳遂自長鬐陞密陽府
使已又擢授本道水軍節度使公益自感厲每戰身

先士卒矢石不避以功是冬加嘉善階其 教書曰
只恨知爾之晚當共山河之誓甲午南土大饑餘民
至父子相食公不以侵官爲嫌多方濟活又廣設屯
田且戰且耕儲蓄漸裕飢民緝屬歸之人士之落南
者公館接無倦有一士人夜袖契券以遺曰蒙德旣
深無以相報公謝曰干戈未定安用此臧獲爲其人
慙沮而去乙未丁憂 上特命起復辭不獲 命時
我人俘在倭陣者不億而莫能自脫公以厚賞募人
使入賊中潛授方略自是逃歸者相屬丙申遞歸始
襄母夫人喪仍廬墓下又起復拜會寧府使大臣言
李守一熟諳倭情不宜處北遂召還俄拜羅州牧使

未及陞辭體察李相元翼啓請自屬開府于星州會
星缺牧使體察舉公代之兼金烏城大將時 天朝
二十四將駐兵于星事務叢積公外應求責內撫軍
民動皆合宜天將來者例以幣交公一以充軍實不
入私橐李相益加敬重丁酉倭兵自湖南侵及州境
公戰于赤山高陽皆獻捷人民賴安適忤使星被誣
下吏 上察其寃特原之初公對吏州民相率守
闕及蒙宥則歡呼擁馬而歸己亥拜咸鏡北道防禦
使仍陞節度使先是亂良鞠敬仁等謀執 王子以
附賊事定人人自疑及誅潛渡水以投北胡公慰諭
懷綏期月之間物情大安庚子將兵深入胡界勦滅

其部落蓋自壬辰諸種知我有艱時時抄劫以嘗我公以爲不一剪刈終至難圖故力請討之師罷賞加嘉義秩滿當遞北人借留壬寅始解歸癸卯拜慶尚右兵使建請移鎮晉州至晉收拾壬辰餘燼未期月綽有成績御史及監司相繼褒聞又加一資特賜品服以獎之 朝廷錄壬丁平難功公忤時相卽從刊削只進正憲秩乙巳瓜遞翌年有北警時相憾猶未已以公爲防禦使兼吉州牧非善意也公旣到則邊虞亦銷矣公專以惠愛爲心杖王子奴豪橫者使不得侵擾未幾以事罷旋叙爲水原防禦使 王子臨海君請糶百包米公還其書不許戊申光海卽位

移公濟州牧病不赴仍前任已拜咸鏡北道兵使每條上邊機力言老酋志不在小陰雨之備不可少緩朝廷素信公有請必從將代以北人之安公復仍其任辛亥還朝知樞府事兼知訓練捕盜大將及廐苑等別職壬子出爲平安兵使旣遞除忠壯衛將蓋秉銓者惡而左降也復知樞府兼都摠管別職有加於前丁巳復爲北道兵使時北戎生心人皆規避故公不免差遣北人聞公來竹馬相迎戊午我師渡遼全沒老酋使詰公曰何以發兵助大明公曰我 國於大明有父子之道助兵何問爲虜又以歲給責限公曰爾若壤莫以誠則我賜不患其違例也時公聞子

女婦相繼夭死傷悼嬰疾玉關之請甚切而以無肯代者故既遞而不得歸者三歲至癸亥 仁祖大王卽位然後始交割時有傳 新王卽位使者將至公卽戒嚴拒使者立城外遣人往復數三明知 仁祖大王以 大妃命承統光海出處于外然後始拜命還朝復舊踐以特進入侍 上問北路事公對曰請釋遣將吏 上深然之甲子李适叛以公爲四道副元帥兼平安兵使往討之時事甚倉猝只分禁衛二百及與舊時部曲卽發時賊報日急适腹心之偵伺者交錯於道路人甚危之而公固夷然也馳到瑞興爲遮截討賊由他路直向京城盖适嘗以舊將事

公久素知公所在得衆聞之大懼公會元帥張晚元帥與卒千餘遂追賊至長湍賊不與交兵時 大駕已南幸元帥會諸將謂曰賊已據都城我軍單弱猝難攻拔吾入坡州山城休兵以勤 王諸公各歸任所抄兵齎糧以俟更舉公不答起出日以賊遺 君父義所不忍遂率手下兵日没到鞍嶺西麓元帥先鋒鄭忠信南以興據鞍嶺上翌日平明賊由城南門出直向鞍嶺公卽馳上嶺頭据胡床整兵以待賊先犯鄭南軍鄭南殊死戰俄報矢炮且盡公悉以手下精兵急擊其頭曲盡殲之頭曲卽降倭之勇捷者賊敗遁還入都城公卽飛捷於 行朝賊是夕東走公

率輕銳追之賊爲其下所斬以奔 行在 大駕還
都公帕首鞞靴具纓韉以迎于漢江之南 上駐駕
勞公曰賴卿之力官禁肅清公雪涕謝曰小臣何力
焉 大駕在公州時言者力請張元帥縱賊之罪至
是張元帥白衣待罪於路左而 慰寵恩宥又有隆
殺之差由是頗有二王平吳之釁而公謙虛退遜務
爲消融保合之道諸將頗爲公稱屈而公自悠然如
不知有鞍嶺之事者及論功公在第三等有大臣爲
言以當時露布叅以師言李守一當爲第一遂陞二
等公叅佐或欲上書訟功者公力止之時稱大樹將
軍公辭勲甚力又辭西任皆 不許及定功 賜振

武功臣號封雞林府院君後 賜宴會盟賞賜如例
皇朝褊將毛文龍先是開府于椴島請見我人議事
上命公行與論備虜方略秋遞歸乙丑拜統制使前
後爲是任者日役工匠造作奇袤以事權貴其費月
以千計公悉罷之軍儲之名存實無者皆驛聞貫免
列邑便之蓋公嘗惡債帥苞苴之習終不以一錢尺
帛以問當路然公自是已有休退之志丁卯瓜熟則
築室忠州之舊居鑿沼種木以爲終焉之計適聞橫
城有李仁居之變遂促裝還朝朝廷悉處以舊職戊
辰拜刑曹判書議讞平允人以無寃先是丁卯虜變
上幸江都公自統營遣舟師入衛至是朝廷將以江

都爲保障使備局重臣徃觀形便 上曰李守一宿將也可使同徃辛未置南漢城守禦使 命公句管公力辭 不許壬申疾益甚 上遣大醫賚藥以視五月二十七日公卒于建德坊里第之正寢 上輟朝賜柳祭賻有加 贈左議政謚忠武其年八月日禮葬于忠州北村金生里石橋子坐之原公長身秀骨器宇宏深心氣安和喜怒不形起居言動自遠鄙悖循循有退讓君子之風平居寬綽渾厚若無可否及至制事斷義則毅然有不可犯者嘗有族孫從适爲逆及賊敗左右以公舊嘗撫育欲全之公立斬之曰去順效逆惡莫大焉何可顧私平生樂善好義內

仁宗黨外盡賓客伯仲早沒撫育其孤昏娶以時而其爲己則不立貲產位躋崇班蕭然如寒士家子弟服飾稍美則必戒以身災所有姬妾不敢恃恩無禮自同婢使其家法之嚴如此其居官不務聲名爲其所當爲者實惠徧普旣去則人益稱思勒頌恐後焉至其接物之際則雖幼穉卑賤必開心見誠不設畛域親舊有急必盡心周恤不計有無性不喜飲酒晚築一室于駱山之麓公退之暇角巾藜杖終日逍遙倦則披閱書史以自娛嘗論一時人物曰某也如此某也如此後當然後皆果然适未顯時公愛其才氣而其戒飭亦深切适常信服如神明其後漸不聽用

未幾竟陷大逆公在光海朝益慎其操履及際 明時
名節愈著以身爲 國家輕重者五十年矣嘗戒子
弟曰居官須約持己須謙與人須忠又曰榮落有時
難容人力故長子浣祇慎有立季子浣克繩前武爲
世名臣至其諸孫亦皆尚義遠耻公之教深且遠矣
蓋公醇德始卒無玷人至比於郭汾陽曹武惠雖未
知必班乎二公而可見人心之誠服矣公字季純慶
州人上世有謁平漢宣帝五鳳年間佐羅祖有大名
其後昆世爲卿相 本朝有諱誠中官左政丞其孫
生員赫孫是公高祖自是不甚顯公既貴追 贈曾
祖主簿塢判書祖生員自琛贊成考鸞領議政而妣

丹陽禹氏亦 贈貞敬夫人夫人叅奉聊齡女配李
氏 恭靖大王五世孫長原監貴年之女有至行幼
繼母李氏待之少恩夫人始亦無怨旣歸公爲大家
婦志物之養終始無缺性又儉勤綺羅錦繡不加於
身女紅之執不以貴而少懈後公十六年丁亥正月
十三日壽八十五而終越三年己丑遷其墓祔于公
左生三男浣進士判決事浚早死浣武科判書兼諸
衛大將四女婿郡守崔楫典籤韓必厚 贈佐郎蔡
繼周大司憲李時楷也側出男浣折衝三女爲奉事
李澗司果趙門發府使張曠妻判決事娶叅判金槃
女男仁碩縣監仁夏兵使女適修撰洪柱三判書娶

縣監鄭敏求女無育庶男仁俊仁傑仁侗女長適青
平令重胤季幼典籤二男如海察訪如斗縣監佐郎
二女適都事李斌傳學生尹敏行大司憲三女適學
生韓碩賢持平元萬里文科鄭維岳內外曾玄不能
盡記余年輩後未及見公然聞公之熟而服公之深
則久矣仍又與判決事伯季游好甚篤今承幽誌之
託雖不敢當而竊喜名附其間乃敢屬辭比事而以
所聞於前輩者論之曰公未嘗爲明也而能見人之
所未見未嘗爲威也而能服人之所不服不自以爲
惠也而馴悍穉耄皆誦其仁不自以爲功也而厮僮
輿隸皆戴其賜而其隱德陰功又多有人不知者此

當於古賢中求之尚可以智勇名之哉無已而名之
則其不智之智不勇之勇乎嗚呼可尚也已可尚也
已銘曰

於記有之有趙文子不仁見利不智并植猗嗟雞林
隨武其幾死而可作惟公與歸

江陵府使鄭公墓誌

鄭氏望迎日者世爲東方大族至松江相國諱澈爲
一代名流其諱讜亦爲一代之最公相國公之第二
子公痛憤先誣沫血飲泣如不欲生 宣廟末年嘗
上疏寃訟不報及仁弘嫉牛溪成先生以相國爲阱
至欲逞兇於冢墓如子光之於估畢公與諸弟環守

號哭以待變會仁弘罷去事遂已光海初復上疏痛辨時姦邪堵立詬讟益甚人甚危之光海不之罪癸亥仁祖反正仁弘等伏誅公歷舉前後事實陳白纖悉時朝廷清明公議大行文元公金先生首發伸冤之論大臣李公元翼申公欽等相與獻議遂復官爵公曰吾死無憾矣公諱宗溟字士朝母柳氏公生於嘉靖乙丑稍長簡重寬弘儕流期以公輔庚寅成進士辛卯松江公被山海譖梲棘西塞壬辰亂作蒙放赴行在于平壤公一隨行左右扶持無不盡其誠魁文第爲兵曹佐郎癸巳松江公解體府事在江都疾革公血指和藥及喪凡喪祭諸禮必稟於牛溪

務合情文自甲午松江公之誣更起公沉滯禁錮者廿餘年癸亥始自成均館直講歷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兼春秋館編修官又歷司導掌樂司僕諸寺正乙丑除議政府檢詳舍人入弘文館爲校理遷侍講院輔德蓋極選也陞通政爲江陵府使而卒于天啓丙寅以從勲累贈至兵曹判書夫人洪氏叅議仁傑之女公初葬坡州後移窆鎮川智藏山五子濬生員志行絕人洙縣監丁丑遇賊不屈死沈文科持平瀆進善潘早夭二女適堤川縣監趙錢承旨崔有淵生員男慶演清安縣監女婿府使李長英持平女婿士人鄭始大進善男普演二女適士人閔光益

尹憲卿趙堤川一女適郡守朴世基崔承旨有桓瀨
二男女適進士李陽煥內外曾玄多不能盡錄蓋嘗
跡公之始卒當朝廷誅討汝立之時松江公聿膺大
拜則公以賢子弟克有囊篋之助當山海蟠螻之時
松江公幽囚西極則公隨奉晨昏捩辱困迫逮 宣
廟攘除倭奴以雪讐耻則松江公承膺大任而公立
揚明朝贊襄籌畫及仁弘肆其兇逆則松江公追被
誣鱗而公與兄弟俱被禁錮自同編氓泊乎 仁廟
反正世道昌明則松江公昭雪冤枉而公出入臺省
論思獻替以輔興運公之屈伸與世道相爲汗隆鳴
呼盛哉余與公世契深厚幸得公世德之詳而又與

公諸子孫遊今公會孫澍潏泌涉濬津溫泳是清安
諸子也來請埋銘故略叙如右

東岳李公墓誌

余幼時則誦東岳李公名得其詩輒謂曰此世人所
寶者也及見詔使時清江作又喟曰靡此一手全敗
難收矣其後見 朝家以清白秩公復知公不專爲
文學士而已今見公從姪澤堂公狀清陰文正公銘
又知家行非今世所有故人鮮克知之也昔宋人只
知歐陽公文章不知其政事而至於學道之語則惟
朱夫子始信之豈爲文章所掩而然歟今銘狀發揮
其所重有在庶幾哉不爲所掩哉謹按澤堂公狀曰

李氏出德水縣自始祖敦守以及佐郎仁範六世皆仕高麗又四世而有司諫宜茂號蓮軒以文學受知我成廟子左議政荇號容齋久典文衡至今數儼伏華使者必以容齋爲首子元禎孫河皆不仕然亦以文獻世其家河魁進士娶大護軍李寡女生公諱安訥字子敏東岳其號也十二歲出後再從父監察公泌公自能言便曉文字十歲能通經史學爲詞賦傑出流輩成童就試屢居上游一日宣廟問諸生誰可爲文衡須者大司成金應南以公對上識諸榻上十八又發解壯元聲名益大振忌者擠之遂與世抹撥專肆力於古文已而所後所生考相繼下

世服除爲大夫人復取應捷己亥文科由承文院爲北幕評事入爲刑戶禮三曹佐郎以禮曹正郎從儼使迎顧崔兩詔使顧恃才行傲睨傍無人及得公詩歛衽心服以故儼使稍奮其垂翅又試士湖右檢田關西俄守端川郡郡有鐵穴臆人常多公擇謹廉吏付之取吳隱之詩扁其軒曰不易心頗留意文教不以僻陋而鄙夷之一境歡謠焉擢拜吉州牧使見正以驟陞又因事罷郡歸丁內艱服闋仍居墓下不去復以禮曹正郎爲洪州牧使籌司薦授東萊府使萊實關倭事倭使嘗嚇言欲直詣京城進禮上下未得其折却之辭公曰如此彼當無說矣朝廷竟用公

策倭謀遂沮舊例接待商倭公費甚夥公更其條約
減定商舶之數歲省賜資千萬以上病遞又爲潭陽
府使旋復免去爲李夫人便養求爲錦山郡守時倭
使至問公起居仍曰如何左叙朝廷遂陞拜慶州府
尹坐事罷既叙爲戶曹叅議兼承文院副提調移同
副承旨陞右副取文臣試第二名受 褒賜時廢主
政亂公耻與羣小同進求免不已羣小知其意嗾
之俄拜忠清監司又被論遞海州牧使崔公沂拷死
羣小方自功公以承旨內寬傷之被歷問輒對以不
知知舊代怖焉丐外爲江華府使用前恩進嘉善階
又陞江華爲府尹以爲行都而營建并興公專務簡

靜良以賴之與使者忤臺章助之主惜公能不聽又
不許公辭秩滿乃遞李夫人沒公期年外猶不去其
墓朝夕拜哭 中朝將遣監軍使經略本國公時任
摠管攝正卿應接伴之命久留定州 仁祖反正就
拜禮曹叅判還朝遞貳刑戶曹又別兼數局間亦乞
暇就聞先是翊戴諸公微告公以謀公辭焉至是又
求遠惡州公意盖欲自效而時議以爲怨望又公嘗
以特進入侍言反正乃千載一時而是非不公賞罰
以私仍多有指斥物論甚謹適廢世子跳出持論稍
緩者輒被斥或微諷曰公將力主此論乎當擬公以
諫長矣公笑謝之於是構扇並興謂公不能無貳心

遂伺其動止 皇朝遣行人到毛將營查問國故大臣舉公齋對以進會李迨叛 廟社播遷難已有言公在毛營時言有不韙遂就對毛伴尹毅立質明其不然謂其言皆憂慮所發事將不測止配北荒有近臣儒生相繼寃訟稍內移丁卯因亂赦還公疾赴行朝江都士民填街迎勞亦疏陳其舊勩 上以行都設張驗其不阿誣 回鑾命公後仍過期不許遞復入貳刑曹進一資以酬前勞尋爲咸鏡監司翌年遞路聞 奏請副使之 命時當行者以貢梗多詭免公促裝下海累遭颶危公堅臥舟中賦詩不輟同行者恃之爲安公預授舌人以至京應對機宜故前定

不貽事以亟竣又操切老猾譯鞫使不得如前奸濫竟以餘資數千金還度支復 命 上大喜賞階正憲賜土田臧獲辭不許拜禮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復除忠清監司撥限仍任坐事罷免諸大夫章甫士列公孝行 命表門閭又以廉吏見錄加崇政拜刑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皆辭 御批懌寵丙子冬西報急 上將幸江都諭老病朝臣先往公欲從 駕不肯行 上不得幸江都公隨亂于南漢城公自在園中疾已劇寇退遂以丁丑三月二十九日卒于漢陽里第得年六十七夫人宋氏掌令承禧女先沒無子以同宗子柙爲後今爲弼善側出柙揆打弼善男

光夏女適權斗紀餘男女皆幼閏四月二十八日葬于海美縣母山辛亥坐之原以扈從恩追加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別職如例公自少慷慨有大志嘗曰士得志則濟一世不得則老一壑豈可乾沒終身哉性氣介特識度豪舉其爲舉業直以古文據發己意視得失泊如也既登第交游甚簡耻爲聲勢倚有甲第名園在漢師南山下公視若籠絀未嘗數年淹也常嘯傲江舍亦多在松楸盖不忘平生言也孝友之行一於誠質宗族鄉黨一無間言伯兄早沒有二孤女仲氏口多而資薄公經紀二房終始無替其昏嫁細大無不躬蒞本生親有析給財產公一不留

悉以歸之兄子粹使奉其祀又捨南山第宅以居之三從弟二人流丐爲僧公取歸冠顛而舍業之俾之成名其所後故國戚公視其饒若病癢焉斥財以與窮交寒族無毛髮難捨意以故名爲富室而屢有空無時至假貸以自給焉其爲庭闈置宴則叱嗟而辨座人變色而旣已則厨無欲冷之人其曠然無滯類此惟吏事精密詳悉置水不漏觀者病其繁絮而公則常自整暇食儲帑藏必充溢於始至然不以奇羨自銜與吏民不爲煦濡而必有去後思所至隨有褒賞然非公之所希也其莅藩臬則鋤梗茹剛動遭中傷而不顧也律已奉公物無妄受前後朝天行橐

如洗子猶死於鄉郡公拒其母不聽奔哭曰吾方按道不可使妾婦踐吾界也當其眚災衆皆洵懼而公沛然抵蹋不少撓懾立朝以來 國家多故每低徊冗散未嘗叅一橫議近一匪人及末年慨歎時事至於流涕謂子姪曰事已無可奈何但勿附和議以全名節而已少時讀書必以萬遍爲率嘗曰書不萬讀文不入神我惟我祖容齋公是師焉故其爲詩鋒鏘俊健聲律諧適多而不繁整而不局匪今而古亦未嘗有也朝 天日孔聖後二人者慕公義服其詩甚相與客習於主事使事賴竣信乎詩之有用於專對矣然此公之餘事而世之稱公者只以此是可歎也

惟孝友之行表于宅里清白之操著在朝籍政事之蹟播于口碑行義之迹見諸朋歎然而除日常阻於臺閣謨猷不陳于厦瓊使其抱負恒有不自得之意終至於殉身而泯沒豈非命也耶然歐陽公以政事自多而人以其自多出於不足惟公以詩自多而今銘狀之所發揮乃在於實行然則公之所不足者猶在於詩歟而其所有餘者可知也歎恨不及就質於清陰澤堂之門也銘曰
東岳之詩焜焜無垠人或言詩不如人澤堂狀行清老爲銘詩或可刪人則千齡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八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九

墓誌

禮曹叅判韓公墓誌

禮曹叅判韓公諱必遠字遠而其上祖蘭麗朝太尉
 其後渥侍中修政堂文學號柳巷我朝尚敬策開
 國功官領議政繼禧翊戴功官贊成高祖胤昌叅判
 曾祖克恭別提祖天資生員考孝仲著節昏朝卒官
 同知 贈吏曹判書娶監察李彥亨女 世宗大王
 之裔公生十餘歲始知讀書二十八中乙巳司馬鄭
 仁弘誣毀李文純公公掌大學議削仁弘儒籍士論
 稱快廢朝怒將重究白沙李公恒福月沙李公廷龜

救而免丙辰及第隸槐院至著作奉常直長公見廢
母議作休官在鄉里拜注書亦不久辭去 仁祖卽
位承 命宣諭湖西兼黜陟事甲子仙源金相公扈
駕南下辟公自從難已爲兵曹佐郎正郎或爲成均
直講入司諫院爲正言自是八年之間三十遷多在
臺省及 冑筵以執義封 羨道陞通政又三年多
司喉舌或兵曹叅知其以驪州牧從難于南漢而論
勩陞嘉善則又二十五遷者多貳禮兵刑工及京尹
於外則襄陽及松都也其以大耄特陞嘉義而考終
于庚子則二月四日也其四月葬于驪州治興谷先
兆右麓乾坐原前夫人崔氏 贈領議政起南女繼

李氏其考申祿以 璿系疎屬爲監察李氏生男如
愚直長女適校理李端夏先是公取仲氏子如斗爲
嗣及如愚生仍以如斗爲主後實胡文定遺法而正
名惇典之大端也如斗今爲尼山縣監李夫人食其
祿生男曰伯箕生員直長三男二女皆幼李校理男
蕃蕃二女幼公貞正自守丁丑媾成不樂供奉北使
卽棄驪州後又引年亟請謝事當事又不爲媿媿
王子王孫嘗有坐其母在謫者公因災異請皆放還
寧考喜聞之人以爲難祿及二親志物兼備及遭內
艱則已迫七十而猶可觀志旣已羣弟以官奉公如
揚肆州士大夫稱之公仕宦四十餘年常戒臆勿近

故家事清寒唯書史自娛冲澹而已嘗暮夜愧去茂才懷人莫有知者然亦可見不欺之實矣銘曰無諤諤之聲而能補 聖主之德無皎皎之名而能作其雪玉無學問之稱而能與古人暗合斯可謂善人矣吁嗟乎其誰與甲

戶曹判書閔公墓誌

閔公諱聖徽字士尚奉使至燕山沒 仁祖大王聞之不觉下涕曰某不以老辭遠役竟不得歸宜厚其終事有司承 命各極其事遠近榮之公驪興人高麗奉御稱道始顯自是簪組連仍 本朝弘文館副提學起文卽公會祖也祖莅 贈兵曹叅判考有孚

魁文科官正郎 贈贊成公生十二歲而丁先妣鄭氏憂翌年贊成公沒從父都正有慶取公教育之公發憤勤學取進士登大科選補承文院正字時當光海朝羣兇得志公內兄弟多在要津有史薦議公力求外拜北評事歷禮工刑三曹佐郎江原都事復由工曹爲寧邊判官棄歸監司追舉其治行特陞通政出爲錦山郡守呂州牧使癸亥三月 仁祖舉義公時入政院爲同副承旨扈 駕詣 慶運宮迎 大妃反正陞嘉善出按嶺南疏陳民瘼請從儉約 上優答之甲子留守松京乙丑移全羅監司治績大著秩滿仍任丁卯虜變 昭顯世子撫軍南下策應無

闕入爲判決事刑曹叅判 崇禎皇帝登極公充賀
使航海赴 闕遇大風還泊鐵山嘴浪起接天公恬
然謂從者曰死生天也畢使歸拜安東府使嚴束土
豪使無負租孤寡則投其券火中有女巫騁妖士女
奔波公杖殺籍其財以補民役遞歸以右尹出按關
西時關西新經大亂有欲棄菁川以北爲退守計朝
議將許之公上疏極言不可請修義州城池以峻關
防退守之議竟不行公又請於朝築白馬劍山慈母
三城然後造室屋具田器而刷逋民以處之又嚴屠
牛禁如殺人之律牛以蕃息農用甦醒以 命入楸
島見劉興治劉請千斛米曰不許則公不得出矣從

者曰不如姑許而得免公不爲應劉亦知公不可強
遂慰遣之後公巡劍山虜謀襲楸島以執 天將時
城中守備未具城中震駭公曰此必爲楸島爾遂單
騎馳入虜營謂虜將曰國有疆域何爲來爲曰欲借
船屠楸島公曰我於 天朝父子也其可聽乎有死
而已虜遂沮索退去兵火之餘學校久廢一皆修建
凡于病民之政無不立改西民感戴立生祠以報之
旣遞爲兵曹叅判甲戌爲咸鏡監司窮荒絕域無不
巡歷又勸課生徒使知有儒術丙子領兵至元帥陣
丁丑春虜退入京請罪而歸時虜兵一枝由北路去
縱兵殺掠兵使徐佑申猝遇大衄公自京歸則伏尸

蔽野公追及虜將責其背約虜由是稍戢一路賴之
夏西伯缺朝廷再遣公時世子質在瀋陽公誠心
供奉館中諸僚俱紆其困從病辭以戶曹叅判召
入屢遷皆辭虜以間言執清陰以下名宰以去公與
焉既至昭顯見公對語明快謂人曰此人倔强猶
在也既還還納所賜五百金始行子弟請於所
賜外賣田宅以益之公不許曰死生命也何以賂爲
陞拜戶曹判書以虜人言削職還鄉久後爲刑曹判
書虜以我人命壽爲使以來公爲之償有小譯倚命
壽掠過公不下馬公於路上殺之命壽怒甚後亦
稱之復判戶曹移刑曹執官家奴犯禁者三十六人

啓請徙邊都中肅然丁亥奉使出疆到永平而病從
者力請毋行曰使事自有上价與書狀矣公曰吾受
國厚恩思以死報今或因我致詰是辱命遂行至
玉河關而卒是十二月廿七日也訃至西民聚哭於
生祠輜車到鴨江攔道爭迎如悲親戚後贈領議
政賜謚肅敏公性孝常以不逮養爲至慟移孝以事
都正公在子亦孝矣愛同氣甚至仲兄早沒悲哀過
禮幾至傷生撫其孤如己出使各有所歸一弟貧甚
極力經紀在官或不避觀仁之過喜與布衣遊周窮
恤貧白首如初以葬親不能自盡終身不近華美常
欲卜吉改窆而不能得北行時知宿計終不就詣墓

前悉焚其所具衣衾悲慟如初終時豈公氣質清明預知其不復歸歟公剛毅明敏尤長劇其按西南北皆值有事不動聲色處之如宿計預筭造次判決皆中機宜若其耳聽目視心惟口應案無留牘庭無滯訟則特公餘事耳東吏如濕薪愛民如赤子世之病公尚嚴者蓋不知公去莠以養嘉禾也少病借書之艱既貴畜書萬卷以與人共之人擬之鄴侯公擇焉素不喜鈔槧而才甚高往往富麗馳騁號爲文人者時或讓頭焉其於書史涉獵不倦其治亂得失無不了了以故見識明透其事君不擇夷險必盡其心雖古之名臣不過也噫公文華足以踐詞場煥皇猷

剛方足以立殿陛爭是非識量足以契塩梅啓沃贊襄而卒乃獨以政事見稱焉所以完平李相元翼深許廊廟器而發孤蹤不遇之歎也然視世之飾虛譽挾小技仰人鼻息以拔其身揚揚名途躋高位以自多者其得失何如也公既不近權貴門又不耻西州之不與常思韜晦不見長於世嘗以用拙扁其堂文元公老先生爲之記蓋公於老先生受知甚深也公享年六十六葬在平山水月峰負壬之原先兆也初娶 贈判書完陽君李義貞女 國姓也生子晉亮官至僉樞再娶掌令李洽女季嬈黃氏進士庭悅女生二女叅判吳斗寅大司諫李柙其壻也側出男思

亮文科察訪女爲尹時舉妻僉樞男周冕文科府尹周鼎天側出男周鏡周璜思亮男周望周夔府尹無子以公伯兄聖徒之曾孫致雍爲後而天有一男龍見余先君子諱甲祚持論甚高與人不苟合獨於公相與甚厚公按湖南時先君子爲慶基殿直郎每於公餘從容談話日夜忘倦余又與僉樞有朱陳契今周鏡致府尹夫人之命曰公之墓木已拱而尚闕幽誌願得一言之惠遂不敢辭而第錄如右俯仰疇昔爲之感涕云

承旨朴公墓誌

尚州之朴故大族自諱世勳與其兄承旨諱世熹大

爲靜庵諸賢所推重蔚然爲己卯名人官至僉正朴氏自是益大顯僉正生進士忠佑是生諱致恭訓練院正娶韓將仕汝臨女萬曆甲午生公諱日省字學魯九歲妣韓氏沒院正公愍其哀慕甚至輒抱持慰撫僉正公有弟曰世煦官觀察使其孫曰察訪致安公年十三出爲其後十九中司馬公清明文雅儕流皆讓一頭地光海癸丑姦臣起誣告獄公近屬致毅亦在告中亡命家禍將不測公上書于讞官極陳寃狀公兩父皆被逮而出然猶使追跡致毅公以身代之雖備嘗險阻而惟紓禍是幸連丁兩考喪其服闋之年卽仁祖大王甲子也翌年乙丑對策登第

對中語觸時諱人已知其進塗之枳 上初卽位朝廷已有私親議公依先儒說以爲雖得專意於大統豈可盡絕於私恩人譁然非之分隸成均館丁卯虜至慨然於和議之行上疏曰夫虜實 天朝之讐也我之於 天朝義雖君臣猶父子其不可背義而忘 恩矣禽獸野性其情難測或請調兵共犯 天朝則 殿下其將聽之耶且弘立蘭英罪難容於天地之間今乃憑其俘虜之餘孽以爲奇貨又從而褒美之將使 殿下之臣效弘立蘭英之所爲而又將有勸 殿下降虜者矣伏願上爲 天朝次爲 宗社臣民不使大義晦塞於天下後世則綱常幸甚

上嘉獎焉爲承政院注書時國家多事居是職者倥偬注記多所闕漏或以不稱去公由假卽真敏給瞻悉甚有聲譽常於 榻前承 命立草檄島移咨辭理俱到見者嘖嘖稱道將入史苑有尼之者而止陞典籍歷刑兵二曹佐郎兼記事官爲養出爲咸平縣監大修 聖廟聚士課學儒教漸興而民亦懷其惠愛將棄歸良遮道不得則豎碑以頌之復入兵曹再爲佐郎一爲正郎間爲成均直講禮曹正郎丁母夫人憂 崇禎戊寅服闋復爲禮曹郎兼記注官出爲堤川縣監時經亂未久公悉心招集軍民復業士夫之流落飢困者亦皆周恤罷遞還家有 除命病遞

除通禮院相禮兼編修官知製教 昭顯世子自質
館東還遂迎駕澤堂李公植受 命釐正廢朝時穢
史舉公爲屬適移開城經歷李公啓請仍留曰此人
長於詞翰修史之任專賴其手云既不可得則李公
贈詩惜別焉府民有兄弟訟者公諭以人倫其人感
泣改行人比之蘇清河以掌令 召入良攀轅不忍
別與同僚劄論闕失遞復拜值姜獄特罷卽還鄉里
教授生徒 孝宗初出守高城斥賣海物代民常稅
以事罷歸民欲叩闕乞留公痛禁而不果相與涕泣
於所立碑石之下叙爲寺正正言左右通禮承文院
判校公以年老久次當陞爲上州而 上靳之同春

宋公浚吉以爲言 上曰予愍其衰老爾曰某居官
廉潔聲績屢著且精力尚強 上然之未幾陞通政
階爲寧海府使其俗易怨多訟官公常諭以遜讓之
道賑飢勞瘁甚子弟請少休曰吾食不能下咽何敢
自暇 顯宗七年拜承政院承旨兼經筵叅贊官春
秋館修撰官累辭 不許竟以老病自免去自是優
游閑適辛亥十一月年七十三而終於廿四日公常
曰仁義禮智性也孝悌忠信道也性者具於心之理
也道者身所當行之路也如欲明此理而行此道捨
此心奚以哉又曰士夫立心當如青天白日此豈承
旨公兄弟得聞於靜庵者如此而公又得聞其緒餘

於家庭耶故公在家而孝在官而謹奉祭而嚴愛人而利客至常清坐雅話而已公妙齡蜚英高出等夷而超然自守不求人知故終與世抹掇知公者無不惜之而公則口不出歎老嗟卑語公癖於劬書至老不衰常要刪左氏內傳附以文定義合爲十卷而其用力則多於四子近思錄云夫人安氏將仕郎宗義女溫柔淑徽六親無不敬重而其所後姑尹氏嘗曰入吾家數十年一未見喜愠之色公沒時夫人以八袞之年能自致於哭泣饋奠之禮嘗語其子龍見曰勿以我故苟趨榮途後公六年沒而同窆于揚州天磨山之先塋龍見進士蔭仕女適士人尹世輔孫男

大需進士大觀大益皆業儒女爲李萬績妻外孫男益明泰明三女爲李後老金相禹李世甲妻余叔父習靜公諱邦祚嚴重少許可獨於公折行輩甚相視公亦稱以先生尊慕以沒世今後承故來求余銘銘曰
不明開眼世路之軒冕獨喜游心古人之墳典吁嗟乎斯人今不可復見

大司憲朴公墓誌

國家中興之歲懦軒朴公年二十七羣賢滿朝巖穴彈冠公獨秀出與數三同德之士論議臧否謨猷宥密期平泰階旣而文武恬嬉 國家傾覆公遂艱關

正公痛斥其情狀後 上欲致隆私親喪公與諸公
抗言 聖明既承宗統之重宜有壓屈事竟不行歷
弘文館副校理司諫院獻納以成均館直講按行戶
牌于湖南有虜變事未竣徑還與李公敬輿請赴幕
府討賊蓋體察使張公晚請二公自從也朝議以爲
行朝不可無兩人遂不許公憤和議橫流倡言曰虜
遠來疲甚苟不一擊使之得氣而去則是縱寇而益
後患也遂請自當一隊 上壯之而不能用公又言
於帥臣曰今天雨不止賊據平山而四野懷裏彼不
得進退此天與吾便也若船載精兵由昇天府徑抵
豬灘夜擣虜營則可以得志帥臣然之公遂代爲疏

以進而竟泥於和議虜退奉 命海西慰撫創殘餘
民還白其困弊之狀 上爲之動容戊辰丁憂服闋
將薦爲銓曹郎公以爲此望途要津思有以避之且
欲致養於所生母申夫人出爲靈光縣監居一年再
爲銓郎公不得已還 朝力辭遷檢詳舍人副應教
奉使嶺南點兵恤民察舉貪廉甲戌陞通政階拜大
司諫又以量田使出湖南占田以實姦僞無所售乙
亥拜吏曹叅議丙子虜兵猝迫西郊 上將幸江都
倉卒御南城樓公伏地請及其大軍未至募勇士逆
擊之不從 扈駕入南漢城兼贊畫使城圍益急
上召公謂曰今日所恃者獨爾耳每事必咨焉和約

既成虜欲得前日斥和人以甘心大臣將悉送十
人者公爭曰奈何忍將一代名類盡投虎口只一二
人亦可爾以故十五人皆得免焉虜將還約還所掠
我民一千口 上命公往交焉公以計脫五六千人
虜以 王世子北行擇遣陪從人人多規避公曰
王世子亦辭 大朝遠赴異域爲臣子者何可言父
母語聞遂以公充備公艱關道途扈衛周旋虜人見
其至誠亦爲感歎公在虜一年苟囊橐有錢物則必
以贖還被虜人戊寅以疾還拜爲兵曹叅判前時所
謂不吉人嘗謂清陰及鄭桐溪蘊亂後不仕有不事
汚君之心與其儕輩論罪甚急公論甚惡之至是公

爲大司憲劾罷其人其人上章自訟 上入其言公
遂引避遞去然 主知則不替也俄以南方事面授
之公遂創置格浦新堡於海曲以爲緩急之備海防
隱然有恃焉復 命爲大司諫應 旨上疏曰 聖
朝堂陛太嚴淵默太過進對者徃徃不敢吐片辭而
封章例歸故紙終非所以盡下情而屈羣策也易於
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於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
邦夫地在天上爲泰天在地上爲否以常理言之天
宜在上而乃以在下者爲治反是則亂聖人觀象垂
戒莫切於此臣竊以爲今日弭災召和之道亦不外
於此又因言赦令之偏已而虜責致宰臣六七十人于

境上既至則無所問還拜大司諫數月後又致之瀋陽蓋聞公有籌策將有所經略也既一年虜出置我境又明年竟得東還爲大司憲又由都承旨甲申出按湖南是年有逆變獄辭株連公笑曰皇天后土可質此心上素知公忠蓋既逮而緩之然以獄體之重也命配金海而旋宥焉又復官而仍有全州之命公以全物衆地大可助國家基本方淬礪設張而公則病矣公氣宇宏遠風采峻整卓然自拔於流俗之中人之望之者如鶴立雞羣其所以爲根本田地者則孝愛忠樸故事親無違志其在質館得家庭書則輒執以嗚咽見者感動與兄弟友愛篤至有古

人共被之風焉其立朝存心處事磊落明白是非既定確然不撓雖與輿議有所凹凸而要以不欺其心爲主務欲平物我絕偏係故雖異趣之徒無不愛慕焉然見人不善必深惡而痛絕焉文元公金先生德成道尊造詣精深知之者或鮮矣公誠心歆服沒身不衰又樂善好義急人之困如渴求飲嘗賣所乘馬得百金聞有人重負官債將至瘦死卽盡舉而與之公之喜施如此故潘城家以王室懿親經業傾都至公旁落日甚而亦不顧也公以名門峻望身任風裁新化之日俊賢填門而顧公謙挹懶進每當除拜必黽勉逡巡焉故終不能驟躋卿相人甚遲之而

公則悠然也公之拘在瀋陽也與清陰諸公相守一館窘辱萬端有爲公爲之地者虜將釋公先歸公不肯曰義所不可虜亦不能強也既還賜對公盛稱清陰威武不屈狀上始入讒賊言頗不悅清陰公至是甚加獎歎焉孝宗大王陪世子在質時與公如布衣交相得甚驩也後數年天下大亂而入承大統則公已前歿矣談者謂使公而在者必能首先爰立同德相濟克贊修攘之偉績矣卒使豪英之資文武之才不究大用重爲士林之咨嗟豈非命也公年五十二卒于戊子五月十九日洪夫人後沒而祔葬揚州金村之先兆長子世相廣興守次世柱

社稷令次世恒世楠曰世杖側出也孫男泰辰泰春泰淳泰琬女爲韓配義妻者長房出泰延泰進三房出正字泰遜女爲金昌集妻者四房出其世杖出者泰膺泰稱李基芳妻也公族子世采和叔棄公車業委己於學公至誠推獎惟恐其不能成就今和叔撫公平生爲家狀一通屬余爲墓銘公之事爲固多可書而嘗讀朱子書見其表章朱少章事甚勤蓋少章與王倫拘守雲中及虜使一人南歸而探籌以決則少章不肯而更留焉此志士仁人不以私害義之大節也其後既還則又陳白北方死節人朱昭史抗丁氏晏氏五臺僧真寶等請加褒錄公之拒虜意不肖

先歸而歸又闡揚清陰先生終致 仁祖大王之感
悟而使天下大義不泯於世公之此二事與少章同
符而清陰又非朱史等比則公視少章抑又光焉觀
於此則其餘可知也銘曰

孟子亟稱故家巨室世臣喬木程張亦言世族公卿
朝廷有益矧其中才優德厚豈不爲巨厦之柱石偉
哉孺軒其心休休其忠侃侃其愛油油公輔之望早
世而有非不逢時公故在後厥猷厥謀厥文厥武驥
不盡足鵬不盡翼長途雲路疇不追惜維昔晦父於
朱少章屢稱屢書克顯其光使公同時益當闡揚空
使後人慨其永傷

禮曹叅判鄭公墓誌

東萊之鄭舊爲甲乙族至文翼公諱光弼蔚爲己卯
宗臣士林至今追慕焉自後子姓官位益大以昌光
曜耳目世謂文翼公苗裔不須譜也公考判書公諱
廣成有三男長諱太和領議政次諱致和左議政公
其季也諱萬和字一運官止禮曹叅判壽五十六而
終焉官非不顯年不稱夭而人無不悼惜者以爲公
之賢宜不止此也公聰悟夙成 仁廟嘗庭造士試
藝公年十七清陰月沙二大雅相公見公文大加稱
賞以爲將不可量也然只蒙書冊之賜中生員遊太
學論議平正不激不隨丙子祖考水竹公沒於兵亂

中時諸子孫無不從難公獨侍判書公奔走經營雖
蒼皇顛沛之際卒使終事無遺憾見者嘆賞之亂已
仍侍判書公郊居漁獵以爲養罕入京邑丁內憂與
伯仲氏替守墳塋日夕拜哭不以風雨而少廢壬辰
補官不就其冬登文第 上爲其父兄致慶喜語聞
者榮之分隸槐院時判書公年益高公常歸侍以說
書 召被史薦有親嫌格不入陞司書時 顯廟在
東宮聖學日進公盡心講論歷夏官郎爲少諫爲養
爲振威縣令祛弊以養民律已以御史旣去爲立石
以思之判書公捐館制除以玉堂官常入侍公以
孝廟春秋鼎盛雷霆數震益盡資輔之方 上臨筵

問難出人意料公辨析如響 上常爲傾聽焉自是
常出入三司公奏事語音弘暢聲徹於外戲者至擬
於試飢陳秀才嘗以人主信讒爲至戒又嘗曰人君
不明然後讒人入 上深然之奉使江都試武藝諸
弁翕然稱頌諸守令逢差至者請皆引見詢訪民隱
從之淫虹見同諸僚上劄請大警厥心益加兢畏且
曰 殿下於遇災始甚遑遑未幾又復怠惰請一意
祇慄無少間斷焉持平閔維重掌令吳斗寅大諫申
濡忤 旨被譴公力爭之又請改正使臣之濫賞
上信公無沽直意故終無惡怒也已又請立聖志勤
聖學而論爲治之道則必以人主一心爲本 御批

惟益盡啓沃使寡昧得以遷善也拜吏曹佐郎守禦使辟以自從咨其籌畫受命廉察嶺表黜陟公明且閱軍伍器械以爲陰雨備復命以後凡有清選公名未嘗不在焉己亥五月孝廟上賓先是公自南還上召入商議南事極其從容爾後不復覩天顏公終身以爲慟陞副應教遷執義間爲諸司正冬用敦匠勞陞通政擢授黃海監司判書公先有寄惠西土權迎曰真我公家子孫也本路積弊如毛公隨行革罷暇日引將校試才因諭以親上死長之義無不感動至有涕咽者秩滿以承旨召入覆逆惟謹遞復入久不離喉司蓋顯廟察公賢能欲自親

近焉故凡有大事輒越次賜對出爲慶尚監司嶺南物衆地大素號健訟公刃投餘地常自整暇最以明教化正風俗爲先長子載海乞暇歸省奄忽夭折公悲哀成疾上疏乞遞上愍然許之拜禮兵曹隸院等官皆不能供職久後以承旨承命禱祀得雨有錫馬恩又歷三四官觀察湖南時上違豫久不接臣僚特引見以送之公精敏莅事視嶺南有加豪右固不悅而旣遞則追頌不已又拜數官爲大司諫丙午元正進一劄請益親筵臣益嚴官禁益開言路益祛弊政及入侍復申而加切焉上嘉納之上念中外要囚多有寃屈別設疏決廳以大臣領之而公

與二三名流副之始終必傳生議獲免者多復授大
司諫辭曰臺臣不宜兼管刑獄廳中難其人請 上
無許三月 上奉大妃幸溫泉到水原駐駕觀兵
慈聖留道上移晷公同憲長趙公復陽追論其未安
上頗示悔意溫泉傍近民田被軍馬蹂躪代給以公
田又引道臣親問民間疾苦皆公所請也關西缺方
伯 上問誰可皆以公對遂進資 命之賜對從容
商確公伯仲二相公並曾著聲績西人見公來爭相
手額公不懈益虔宿弊如洗北使來徃舌人輩畏戢
不敢張民益賴之歲饑他道亦緝屬焉遞拜兵曹叅
判平壤舊有生祠以祀完平李相公元翼及是暇以

公像戊申以大司諫復 扈溫幸公於西任特著廉白
前後政或不無人言公以爲交承之義亦重不可棄
疾而獨自清脫在 行朝引嫌而遞兼金吾事以命試
太學生時稱得人是冬感疾辭遞禮曹叅判留在果
川先壠下翌年己酉元日將力疾展墓伯氏聞之以
書力止子弟亦交謁而不許齋沐將事疾頓進不省
事忽起坐誦出師表感慨良久將就醫京裏詣墓前
悲咽涕泗其意蓋以爲永辭也其十九日考終于好
賢坊三月十三日葬于水原府葛谷之里後遷果川
之先兆夫人祔焉公大家子自少絕去綺紈習惟子
弟之職是謹是修又累世相門庶其粗完粗合而然

滄瀧必親大夫人早世常有不洎之悲祭祀之容必
戚與二相公接屋而居每朝必束帶次第候省日或
再三既衰而猶不替雖終夕怡愉而亦恭敬無失禮
於所知常慕范氏麥舟義當官盡職不憚夙宵之勞
其仕進必先諸僚其在藩臬必朝服以對吏民曰受
命巡宣身奉教書而褻衣自便非所以敬君父也朔
望遙拜必齋沐致敬不覺其遠階前也所帶褊裨必
以士夫子枝曰市井輩重利不可近故所至儲蓄盈
溢於始至其羨餘至不可勝數嘗歎曰吾杜塞侵欺
一年之間有贏如是節用豈非愛人之本乎論囚讞
獄每求其生不得則終日不樂故訃至西人自儒生

將校下至閭里小民填咽渡江設位望哭可驗公德
之入人深也公聰穎絕倫看書並下數行雖巧閱莫
能及少時所讀至老不忘或誦全文又能解僻書奧
語如良馬趨熟途嗚呼公可謂長才而不究其用舉
世之嗟悼也宜哉 聖朝隱卒之數亦無憾矣公處
清要常不肯久始得已有求去意蓋其家法然也夫
人姓沈氏進士器周女婦德甚備公孝友睦婣之行
夫人實有助焉年六十而没于 崇禎癸丑九月廿
五日男長卽載海登第官止騎省郎次載漢英秀有
文不幸早死三女適縣監李泳叅奉黃爾明士人李
命相省郎有二男長是先次復先出爲叔父後余於

公卽所謂蓬茅喬木之異勢始無一日雅及孝廟末年同受選曹事公愍余駮不曉事提掖以誠以故事契甚厚逮余流寓湖界公又按節而來語及孝廟必相對涕泣心情相照憐及穉孫也目今邦國杌隍益有九原難作之悲矣今公末孫來請幽誌義不敢辭銘曰

文翼之世類賢而貴惟公天倫二相繼位公誰不如而不大用出師之表何意朗誦暮年心事有逝無返天嗇其年飛不盡翰循其始卒有譽無訕我銘非誣百世不刊

平安監司李公墓誌

麗氏李稼亭牧隱麟齋三先生仍三世大鳴于世牧隱則遂與中國諸學士軒輊其文章其九世孫曰金吾郎諱德泗金吾公娶護軍朴公廷老女生公於萬曆乙卯護軍公亦聰明孝友著聞鄉里余未弱冠在金吾公甥館見公英秀俊發目光如巖下電談論古昔如昨日事余粗以能記識見稱不覺蹶然自失曰世間乃有寧馨也時公纔十一歲朴夫人仁慈行義有識量余嘗入謁于右扉夫人曰聞年老者不施刑禮也鄉者誅僂鄭仁弘是果所宜耶余未及對公在傍輒應曰禮之所云者罪之輕也仁弘是大逆也何可以此律之也余因竊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子也

其後日與讀書公每一余之所百而日見其文理驟進其作文汪洋放肆如川之方至而初不經意年十四隨金吾公至漢師一時名公家子弟爭相推重皆以識面爲快而前輩長者徃徃未識其面而交口譽之就學堂課製必居上游名聲益大振十六行逆婦禮時鶴谷洪公瑞鳳谿谷張公維爲上客見公而異之謂金吾公曰謹爲君賀有子也二十一取進士高等丙子金吾公沒時虜將朝夕渝盟亟返觀渴葬于清州奉母夫人避兵嶺南雖艱關顛頓之中一不廢几筵之奠旣去亂備儀物改葬仍居墓下養親讀書壬午以大夫人命赴庭試占第二名選入承文院嘗

以假注書入侍記事記言極其瞻敏同列皆稱說翌年秋薦爲藝文館檢閱歷待教奉教兼侍講院說書有爲權門子經營史薦者執不聽陞成均館典籍移司憲府監察俄拜兵曹佐郎時孝宗大王新陞儲位宮僚皆極一時之望公爲侍講院司書及爲司諫院正言譏切勳宰直聲藉甚復以司書爲司憲府持平適值官獄公進言忤旨遞爲養爲茂長縣監未幾以事罷吏民攀轅塞路至於上言願借而不得則樹穹碑以頌之叙爲兵曹正郎復出爲公山縣監公以大州而降號者也素稱巖邑公談笑指揮事無不理遠外之人以事至者一見輒記其姓名後不復問

焉一境稱以神明至作歌頌播爲新聲翌年己丑
孝宗大王卽位按廉者上其治效 上褒賜甚隆朝
議將以講官處公 上曰予當以李某入置經幄而
第以數百里生靈爲念也後竟拜弘文館修撰而大
臣又以邑民之安公也啓留之公卜吉於境內遷改
金吾公墓仍置守墓奴婢據法當去 上又特命勿
遞其 恩眷如此壬辰竟以弘文館校理 召入承
命製進喜雨詩 上有獎賜 上以掖庭使令之狹
特使人選入良家女公與同僚劄論其不可後於
榻前 上曰此是前規何爲不可公又申劄意 上
以爲聽人指嗾特罷公而亦放出其女未幾叙爲成

均館直講兵曹正郎因左遷唐津縣監蓋論宮女時
有同僚至 上前背前言以順 上旨公不直之勢
將不相容廷議欲兩出而靖之故有是除而物論頗
爲公稱屈尋 召還入玉堂兼備局郎時有憲官訐
人沽直因被寵擢樂靜趙公錫胤爲都憲舉劾其人
趙公立朝正直不悅者多因相與擠之公於 榻前
直辨其邪正 上以爲護黨命下吏筵臣伸白者亦
被 譴責久後蒙放延城君李公時昉爲守禦使辟
公自從大小必咨焉俾專巡閱于諸邑賞罰明信軍
情大悅且以便宜罷置因爲永久之利朝廷議以爲
廣州府尹且欲處以銓郎而皆未果以兵曹正郎歷

侍講院弼善輔德議政府舍人司諫院司諫弘文館副應教司僕寺正爲弼善輔德者再陞擢爲水原府使階通政公以水原畿輔巨鎮爲 國家輕重一意撫愛軍民稱誦又疏陳利病 上特準所請翌年戊戌移拜忠洪監司以大夫人年老請辭時湖西將舉賑政朝議以爲非公莫宜不許遞旣至節縮財用以救死爲意一路賴無捐瘠其他設施皆得其方上一皆允從其申請無何以事遞是己亥夏也時顯宗大王新卽位又時議不舒究公前事公家食頗久秋同春宋公浚吉爲言李某清謹有才局且所坐皆也 顯宗大王亦聞公賢特叙爲廣州府尹公自

爲從事時備諸形便及是多所設張要以便於民而益於公又外申機密而內嚴守備自是基扃壯固緩急可恃事聞有晉錫之獎移拜全南監司時適大侵公上疏備陳飢民之狀並進所食草實仍請蠲貢賦以寬民力又豫儲竹實海藻以助民食又聚慈悲僧徒設粥路傍以活蒙輯又以爲水旱之災亦由神道爲請香祝於朝設祭山川徧及無文先是操卒數千淹死於南洋將事之夕哭聲殷海大雨滂沱人謂誠感所致時大夫人在營衙公不敢顧私遍檢賑所不憚窮荒去輪屏蓋備極劬勞驅馳之暇必聚士課製施賞激勸所到必令修堤儲水以爲嗣歲備一路皆

領大惠而公忽被臺叅癸卯爲兵曹叅知叅議承政院承旨因雷變上疏曰 殿下臨御以來未嘗咨詢治道朝廷舉措專事姑息頓無奮發振作之意以苟度目前爲良討臣謂此卽亡國之道也 殿下方在靜攝之中御筵臨朝雖不可一如常儀時使大臣籌司及三司之臣入侍臥內民憂國計從容講磨則可以慰答人心而天災亦可消弭矣 上溫辭以答奉使龍灣大夫人適有疾病及復 命亟露章乞休官終養曰臣以獨子曾無半歲離母之時矣母年今踰八十心力轉弱臣禁直數日猶同隔歲向日西行憂戀成疾幾至危殆臣謹按國典親年七十一子歸養

八十二子歸養臣之至今從仕已有罪矣今復因循後必抱恨伏乞憐臣至情亟準所請 上下其疏廷議以爲奉親之餘可以從仕只可勿拜遠外之職上可其議仍令該曹優給母夫人衣資食物曰昨見李某疏其辭意懇惻有足感動人者大夫人下庭祝延而受一時欽歎以爲榮復拜承旨辭遞以戶曹叅議丁大夫人憂時公年適滿五十喪制之節未嘗少怠丙午五月行禫制卽拜慶尚監司公曰朱子於己丑九月丁母夫人憂辛卯十一月被 召命其過免喪之月已徙一月而猶以祿不及養請辭况吾以此禫月影纓結綬不念不暨之悲者亦何心哉遂陳疏曰

臣於早年嚴父見背孤露微生頓無世念而猶且應舉希祿徒以母在今則禍罰存臻纔及免喪遽於此際張旃擁節以榮其身情既不忍義亦難安乞加矜憐小緩驅使 上慰諭不許公終欲不就聞朝議譁然遂不敢再辭公素知嶺俗豪悍既至專以鋤強恤弱爲務杖殺其最橫者數人自是一路肅然獷猾屏跡歲值旱歉請蠲賦役如救焚溺不得則不止故軍民無不感戴蓋將根究一路利病將大加因革而朝議掣肘故終未果焉識者恨之嶺南簿領浩汗又稱健訟前後按使未能遍察猾吏夤緣走弄弊病百出公處之有方綱舉目張又聰察如神有姦必照舊胥

老吏無不愕眙既遞歎曰使我復加一年嶺南一路殆庶幾乎道拜刑曹叅判戊申以承旨請假展墓以司諫院大司諫還朝 賜對請除湖西賦租有淫虹之變劄陳五事曰懋聖學明賞罰嚴宮禁擇守令尊國體時有近屬宗班恃 恩橫恣每出入郊畿經由閭里公請禁之仍爲挈令又因星變上疏曰 殿下臨御十年求言之教屢下而因循架漏振作無期 殿下之應天其可謂有其實乎危言讜論或有其人而詭譎聲色拒人千里求賢愛士屢形 德音而任用之誠不承權輿刑獄議讞自有輕重則何必徒行疏決以開倖門乎避殿減膳徒歸文具則豈足感格

上天回沴爲祥乎臣愚以爲不必更求直言只當裒聚近日疏章延訪羣臣逐條商確取其可行者行之聖躬亦宜猛加澄省朝乾夕惕務盡誠實則其於應天之實不無少補矣 上褒答焉先是有李擢者性行淫悖與人爭訟自刃其女而謂賊由其人其人將陷大戮訟官李聖基寔擢宗姓而親者鈎得其實狀而痛絕之然擢盜得虛名黨援甚夥故終至得迨至是擢又與其兄子之爲叔父後者乖爭仍誣其叔母譱張作書事端不測公論列其狀 上使其叔母上其書 親經睿覽命加刑訊遠配物論快之公從兄弘淵與金公萬基嘗劄擢薦剡擢黨怨公家益甚未

幾遞入喉司遷吏曹叅議俄而關西缺監司公自小官時已負西任之望朝論皆曰無出其右遂進階嘉善而拜之兼管兩西餉使平壤庶尹關西自丁丑以後戎政尤廢城池軍械一切頽破公嘗慨然以爲國之西門疎虞如此猝有事變只成束手陛辭之日面陳脩舉之意 上許其密勿補緝既至先治要害城壁主者不善則易置之異時營屬軍額其數累萬而只人徵米布以爲需用公立變其舊團束曹伍因爲較獵教以坐作之節居未幾皆可以赴湯火矣又以其文獻不足課讀儒生禮優令嚴人有節孝者 啓聞旌褒又高句麗乙支文德豐功偉烈訖闕祀典麗

朝崔春命 本朝洪公命者廟無 恩額實非勵世之道並請崇報而其典守等事公皆自營辦又謂朝家鄙夷本道人皆懷缺包羞如此則難以得力語聞 上別遣重臣特設文武科取文科者四人武科至四百人西人聳動皆思效死有前任驟被臺劾蓋爲牟利輩所欺餉穀負欠者近數萬斛公方便填補私亦充其欠數而未嘗對人言故人不知也蓋公自兩南時刃投餘地至是益展其才猷功緒方興而公則病矣公聰悟夙惠似孔文舉七歲嘗過黃德符家前黃邀金吾公蹙留曰聞貴兒久矣願一見之公請勿聽曰無母人何可見也蓋黃附託廢 母之議而

驟貴者也其孝友敦睦得於天賦奉大夫人承順無違非賓客仕進之時未嘗須臾離側屢典藩府榮養備至而惟以不逮嚴府爲至慟蓋金吾公子男惟公一人而已雖愛之至矣而亦教督不怠日夜望其立揚曰吾早孤失學困於蔭調汝其鑑我而勉之故公既貴每誦其言而嗚咽焉麟齋墓久失所在又其文稿遺失公嘗感於宵寐既得其詩文而刊布又蘊其瑩域其事甚異亦豈非精誠之所格耶外王考嫡無子姓香火鹵莽大夫人每切傷歎公追念遺意厚爲之地亦樹其墓石晚年每嘆曰同氣三人只餘一姊而各在遠地憂樂不相關此吾所甚恨也其遇宗黨

故舊恩意周洽與恆人處樂易平和披露誠悃無有
隱伏然其辨析是非則直任己見無所骫骳故愛者
固多而亦不無不悅者矣爲官長於劇劇到任數月
諸務整暇嘯傲簾閣對客談論而已六一公嘗言添
一開封可也公可謂庶幾焉休公所至必以培養人
才爲務雖至吏輩其休告還家必令讀書於其歸日
親自課試施以獎責舍人時政府僿隸甚少查得隱
漏者六百餘口公於凡百不爲苟且目前之計此可
知也公於文才天得也人皆期以大手筆因家貧親
老局於科場而不克展盡論者惜之平壤時朝議欲
埃其秩滿而處以度支蓋將益罄其抱負及聞其沒

無不爲 國家深悼焉公諱泰淵字靜叔祖諱濤曾
祖諱洎皆不仕公既貴 贈金吾公叅判祖承旨曾
祖執義朴夫人受真誥夫人柳氏籍文化高麗大丞
車達之後考諱景緝觀察使夫人生有淑質其外祖
縣監李公華鍾愛之取而養之年十七歸于公六親
皆稱其賢金吾公家素貧薄亂後旁落益甚又公不
事產業惟耽書史而夫人能日夜經紀至於眷績之
勞身自任之公既貴夫人益自靖挹與受必稟於公
又絕外幹故鈴門常靜寂事姑以誠如有疾恙則嘗
藥禱神靡有餘力尤致謹於祭祀常曰此人家興替
所係又不喜竒袤常以簡儉自持日念昔寒素之日

今已踰分矣游觀宴會一切不赴亦不釋女紅恤人之急不計有無性甚仁慈雖禽魚之屬所嘗育者則不忍食焉常戒子婦輩曰人家之不睦多由於婦人吾常小心畏慎至老不敢弛也夫人之德可謂備矣蓋公之善始令終者夫人之助與有多焉男長亨稷曾爲佐郎次萬稷女長適進士李東者次李文碩進士鄭重朝孫男秀蕃佐郎出餘未名內外孫曾總若千公沒以 崇禎己酉四月十八日訃聞 上令所經護其喪祭賻如儀湖南水原等士民皆迎柩助喪墓在公州榆谷先兆夫人生以 萬曆甲寅沒于崇禎丁巳之六月初九日卜人曰今年不可祔姑葬

于其西一喚地改以己未二月十八日葬與公同塋異室焉余與公少同食息游居出入未嘗相離知公之詳而服公之深者宜莫如余也公嘗謂余曰國危如此士夫處身不可不素定也古人云我罔爲臣僕况吾則自有麟齋餘矩又嘗曰吾非不欲家畜姬妾而只恐家道或乖以致慈意不安也觀此亦可見公存心忠孝非他人之可及也其大者如此細者可略也銘曰

游氣紛擾清者鍾公聰明英發自其幼童長而益騫爲 國良器久淹于外內有以埃曷不百年以毗王國作辭孔哀以篆幽石

執義權公墓誌

蓋自丙丁以來朱夫子所謂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世漸罕言自孝廟賓天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執義權公以眇然書生非唯公誦又能見之行事其有功於世道曷可少哉公自其皇祖考察訪公諱霍嘗抗章斥仁弘以辨成文簡公誣皇考府使公諱聖源倡多士請從祀文成文簡兩賢聖廡其家學之正厥有淵源矣常誦習聖賢遺書而最味乎張橫渠六有之訓則其所得深且富矣其所樹立無恠其大且高矣公生而穎秀早遊大學旋取大科不與輩流然諾志操貞介人無與先後者故由槐院平進入兩司

又棘棘不阿不悅者滋多歷正言獻納司諫持平掌令執義侍講院說書司書弼善輔德皆選也而在公非其至者外叙佐幕二道黜爲馬丞于北路尤盡職事爲江陵府使响窮恤寡民以蘇醒又嘗拒中旨曰奪民利以媚上吾不忍爲也兩司時所彈劾大官則判書趙綱所親則張判書善澂以蔑禮法駁閱熙其餘不可勝數李掌令稔論新相許積而得罪公率諸僚力救顯廟震怒命並稔遠竄賴大臣三司只削職公曰非欲爲硜硜也只盡吾職而已嘗有大內營繕上疏切諫閔大憲應亨啓曰權某有諍臣風節不可斲離臺閣孝廟練時尹善道因禮訟將

以嫁禍公辨之甚哲嘗進言於上曰人君語默動靜如天之雨暘寒暑萬物咸覩近聞新有令甲筵中說話一切秘之至使三司不得聞焉是閉耳目而責聰明也中官之設只備灑掃傳命令而已今茲寢廟之役既委大臣而又使中官檢察是不信宰相而信僕隸也尊賢而不能用惡奸而不能去使含沙射影之徒敢進嫁禍之言聖人聖讒之道恐不如是公既隨事救正而尤拳拳於勤學明理正本澄源敬天保民之道上嘉獎焉又言教世子之道曰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切又言宗戚留連禁中而宮闈不嚴宮奴恣行暴掠而

小民怨咨又言進善趙涑有冰玉清操請加褒贈以礪頽俗蓋公前後十餘年間所進忠言無不剴切宋文正公浚吉常加嘉歎嘗以臺閣風采白上曰此實國家之寶也然公有大焉嘗以書狀使燕適值清汗之死虜人脅令趨班如丙子羅德憲李廓所遭公稱疾堅臥不起又告上使以違拒之策終免釋君服副急淚之辱此誠於不得已處而能得已者也後有耽羅漂到百餘人不變漢家衣冠自言東南一隅皇統尚存吾等卽其人也朝廷恐事洩於虜將縛解燕山公以匪風末章之義密疏極言不可此又公於大不得已而求其得已也春秋之義炳然數十而尊周

爲大而聖人處匪風於變極之際以爲當治之兆安
知不有 高皇帝神孫如周宣王者出而克紹正統
也斯義也當時惟驪陽府院君閔公維重與公同符
嗚呼今日二公九原不可作矣其於世道何哉公諱
格字正叔其先安東人妣姜氏同知事善餘之女公
之配曰咸平李氏敦寧都正楚老其考也其祖監司
春元號九畹文章清節爲世名臣李氏涉躡書史略
通大義六親稱以女士而公謂之賢妻公生于 泰
昌庚申没于 崇禎辛亥李氏年四十二而終于癸
卯男尚夏尚明尚游女壻朴泰迪朴弼揆合葬于清
風府黃江之北先塋三子皆有文行尚夏以持平被

徵而子煜進士尚明子燮瑩尚游子燾女皆幼內外
孫曾摠若干公內行甚備觀於外而可知故不復記
而其見於外者亦舉其大者云銘曰
退之有云世慕顧以行獨揭揭也爲彼不清作玉雪
也求之於今世其惟吾正叔乎謂正叔有求於人者
是騶虞肉而竊脂穀也

慶尚監司 贈吏曹判書洪公墓誌

我 孝宗大王朝有臣曰洪公歲字君實自登第以
來以文字言事殆無虛日爲正言請勿削黜諫臣又
應旨上言請辨賢否以破朋黨明體統以立紀綱又
言內司官家之弊又言鄰族病良之政終以歸之於

人主之一心又嘗言推疏決庶獄之心以恤窮困之
民又請昭儉禮下治怒窒慾仍又悉數病之尤者而
又言大臣不能任責其所條奏蓋萬餘言 上甚嘉
賞悉令廟堂變通弊政而又 教公卿曰宜體予意
悅而容之以盡交修之道自是 上眷彌隆焉公亦
隨事盡言在 筵席進講規諷尤多焉以吏曹郎兼
世子侍講院司書極論輔翼之道俄移修撰又疏陳
時事而於蘇殘恤軍緩刑求賢之道尤致意焉又極
論諸官家作弊之狀 上又嘉獎曰不覺嗟嘆使人
人皆如爾之誠心國事豈至於此痛嘆而已以御史
廉察湖西還言報恩縣吏侵徵軍卒遂梟示以懲其

餘出爲揚州牧使極陳兵民之困弊又以爲欲除弊
政以撫軍民則其本在正君心清朝廷故又以此爲
窮源之論 上又優答焉俄陞通政爲東萊府使蓋
籌司僉同薦也未幾仍陞爲本道監司入京謝 恩
到營未幾按牘如洗遂條具道內弊瘼纖悉無遺其
大者如罷萊釜分防而以土兵募立移兩兵營以當
要衝 孝廟皆嘉納己亥五月 孝廟上賓公遞還
爲承旨而卒於翌年庚子十月十五日賻祭如儀以
子天叙從勲追 贈吏曹判書始葬廣州府西後移
揚州某山先兆庚向之原夫人李氏祔焉公天資精
敏器局峻整居家事親承順無違與伯氏同居湛樂

未嘗相離其孝友之修於家者如此及其出身事主
久在論思之職竭其忠誠老成切實不爲空言前後
章疏殆累萬言而必根極於人主之一心蓋其淵源
出於其舅氏趙樂靜錫胤故論議正而知要雖置之
古名臣奏議可相上下也其在藩府夙夜勤勞經事
綜物細大不遺而又未嘗不以朝廷爲本民事爲急
故凡所奏請宰執雖堅持不許而上必允從蓋知
其忠懇在於尊主庇民也 主知方深輿望日隆方
將引置輔弼之地俾展其才識矣不幸 聖主厭世
公又病矣幽問所至有識之士無不歎惜公南陽人
始祖殷悅麗祖功臣 本朝有龍官贊成曾祖翼俊

郡守祖瑛考遠湖皆不仕以公貴追榮顯職公以
泰昌庚申生于衿川外王考趙公諱廷虎第趙公
仁祖朝名臣而樂靜其胤也公自幼及長常依外氏
既資性明敏濡染甚熟論人而必本其父兄師友者
蓋觀於公而益驗之矣配德水李氏牧使粹之女柔
順慈惠在家父母愛之及歸事姑無違家雖貧甚而
不敢以一毫累夫子後公二十七年而卒于丙寅壽
六十六生二男三女男長卽天叙官郡守次龜叙有
俊才早夭女適監司金萬吉鄭敷張鼎顯郡守男曰
暄一女幼龜叙男曰暄鄭塔三男張塔二女暄二
女暄二男一女幼記昔戊己年中余忝在籌司每見

公狀申文字明白條暢詞理俱到竊嘆其才之可添
一開封矣及其還朝則已見其精華消落又嘆其賢
勞王事也今郡守爲謁幽誌義不可辭遂略叙如
右云銘曰
有美洪公金閨之彥文如錦繡器則瑚璉盛之玉堂
黼黻王猷君德朝論國計民憂知無不言言豈不
盡聖主知公屢賜開允公亦感奮一心圖報出殿
南服提挈綱要罷置之請動合機宜功緒未訖世運
已陂泣弓之痛歸益靡逮送往事居庶幾自勵
積瘁成疾俞扁技窮彼天茫茫何以勸忠惟其志業
不隨死亡我作銘詞以識其藏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九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
墓誌

白川郡守李公墓誌

獻陵之北有光秀山廣平大君諱璵之葬在焉其子孫從位之其玄孫諱漢官白川郡守早失怙恃祖母取而育之既長戾於公車筮仕爲四山監役陞掌樂院主簿歷定山縣監司憲府監察以洪州判官移軍資監令社稷署卒爲白川郡守以終焉墓去廣平兆幾步字白清生于弘治癸亥春秋五十性仁厚孝友居官刑獄必平反處家遇宗黨有恩以故哭其喪者必哀盡焉淑人崔氏雞林君漢洪之女侍公疾竭

其誠心及喪水漿不入口者旬日終身不履閩外地
一步生日不許子女設酌年七十一而沒于 萬曆
癸酉與公同塋異室長男仁健牙山縣監娶領議政
沈連源女生子郁次義健娶都正尹珎女無育世稱
爲峒隱先生公先系俱著墓碣及大墓諸刻後譜詳
于縣監墓文故於此略之云

牙山縣監李公墓誌

廣平大君璵我 世宗大王第五別子也葬在廣州
光秀山其五世孫牙山縣監諱仁健字強哉葬陪位
焉廣平命承昭悼公祀其事而異於他別子矣自廣
平至于公世系詳載礪城君頤菴宋公寅所撰碣銘

其碣云自幼少從師受業篤志于學早應舉選屢不
遂壬子丁憂服闋憫母老無以爲養遂屈意就蔭仕
丁巳補 東宮左侍直轉副率陞主廣興倉簿改義
盈庫辛酉爲牙山縣監壬戌以病歸癸亥三月不起
享年三十九又云君恬靜寡嗜篤於孝友其考嘗
寢疾數歲湯劑飲膳君皆手執起居必親扶持當喪
盡禮朝晡哭泣不輟三年與弟妹雍睦一家無間言
平居不事產業以書史自娛而於繁華遨放事一切
厭避又云君爲縣嚴立科條辨治明允常鄙老而苟
祿者乃結屋光秀山下爲早年休退計夫頤菴學問
之賢大夫也其言可信於今與後也恭人沈氏領議

政忠惠公連源女也聰明孝友通達事理婦德無不備焉男郁官郡守其男厚載僉樞厚培府使厚源策靖社勳登第爲議政封府院君側出厚根司果僉樞男迥文科掌令府使男迪議政男週縣令選文科叅判女適府院君右議政金錫胄應教朴泰輔掌令生重輝永輝皆郡守益輝縣監時輝進士廷輝縣監晚輝兵使遇輝業儒女壻郡守李坡鰲川君李世章察訪林世溫別檢宋炳遠也縣令生山輝主簿女壻金介臣尹道明洪禹翰叅判生祥輝瑞輝慶輝女壻洪禹寧重輝子濡文科今爲監司次湛濂女配持平權尚夏永輝子澤濟浚女配洪受績益輝子洙奉事次

沂五女配柳禧安相夔安瑞旭洪胄華沈璋時輝子泓淳溶廷輝子泌瀟瀟爲晄輝後二女配趙廷淹吳遂顯遇輝子深潛山輝子涉內外曾玄揔百餘人願菴以公執守堅確不爲物動性復疾惡見不義與爲利者則雖在交親必違而去之表而出之於碣文公之子孫不惟衆多如議政公賢德蔚爲仁孝兩朝名臣叅判不隨人骫骳以坎爲亨其餘亦多文行豈公遺教也歟此豈獨子孫之所勉也哉

菊隱李公墓誌

世宗大王有別子曰廣平大君璵子孫蕃昌諸宗莫望焉然其文彩行義世所推重者無如峒隱諱義健

菊隱諱遇春也菊隱字汝仁嗣隱其再從兄也濂溪先生題品蓮菊牧丹而曰菊之愛陶後無聞若公者庶幾其人哉其脫略富貴超出乎牧丹之衆者卽公餘事而其事親孝敬居喪盡禮善於兄弟又喜讀性理書則又志乎蓮之君子矣是故牛溪先生與同其臭味而栗谷先生亦加敬重焉公於是乎可謂備矣公有子曰徽能世其馨德隱居堤川之白雲山下自號花巖居士可謂父子間知己矣公嘗以親命赴塲屋成進士又就明經試意有所不樂卽歛衽出來自是絕意世路薦登仕籍不就卜築德陽山下名其齋曰安分安分之義至矣公旣上與嗣隱齊名中爲牛

溪栗谷兩先生所取下而有花巖能子詩所謂樂只君子令聞不已者歟考諱洁縣監妣尹氏監察頴之女祖壽定臨汀副正曾祖嶸清安君公配林氏其考主簿潛也四女壻任勉之宋壽鳳趙淪朴由渾也花巖有四男一女後承之多至於百餘人而曾孫世甲最重有文行价於廣平八世孫大憲選來請墓文曰此花巖公遺意也余曰銘不必多公嘗贈牛溪詩曰霜天搖落羣芳歇惟見東籬菊自黃有約不來誰共賞獨扳寒藥嗅馨香百世後知公者其在是歟公卒於萬曆庚戌十月日享年七十三墓在堤川遠西遇慶里子坐之原林氏祔左云

平安都事朴公墓誌

密陽朴氏蓋出新羅王世有冠冕高麗有允文爲寶文閣大提學公其十世孫也高祖經贈叅議曾祖舜齡祖寬以學行薦爲察訪考文冲考及曾祖俱贈叅判母坡平尹氏忠義衛宗亨女以萬曆甲戌六月丙辰生公諱鼎元字季善少孤且遭兵荒落鳧失學二十餘始發奮讀書中己酉進士翌年除穆陵叅奉例陞奉事四十三登文科選入槐院將議以爲注書公避不居就常選爲典籍蓋見時事而故爲低徊也爲養爲咸平縣監時奸臣倡廢母議湖南人多有附會者公曉諭縣儒意甚勤懇縣儒終無從亂者

旣而湖南人相率將上凶疏約會於縣學公戒縣儒斥謝之兇徒恚甚欲就公逞憤公又拒門不納又有要責於縣吏縣吏以告公叱曰敢應者罪之於是賊臣尹訥論劾公削朝籍又將加罪會兇徒有謀逆伏誅者其勢少衰故事遂已咸平人追頌于碑曰二年德政萬古清風久後叙復常處冗班癸亥仁祖反正盡去守宰之貪縱者擇廉平人以代之公爲興陽縣監未幾坐罷會李适反巡察及兵馬使皆請公自從公遂從兵馬使率其軍三千入衛大駕將南幸時夜深天黑津渡蒼黃公嚴勒部伍且積薪炳火以燭蹕路又以計頗得舟船從臣多賴而利涉焉道拜

戶曹正郎仍兼春秋館記注官督運于嶺南悉除橫政之未革者乙丑拜平安都事舊例都事於本道事無所與公至則觀察使甚才公凡事之絲芥縻錯者悉以屬公公立決之且皆中窾丙寅遞歸其八月十六日卒于驪江田舍公盡孝于母夫人母夫人甚安之常就養于公以故得以終孝無憾焉有庶弟同居共爨終不分異待疎族如同氣性勤敏居官處家雖細微事無有不屑人與處薰然可親而於權勢則泊如也配李氏其考從運官郡守生一女適教官辛後元繼室權氏有婦德逮事尹夫人尹夫人常曰善事我其考郡守澍也子女多夭子萬榮判官千榮文科

正女爲忠臣府使尹燦元配判官娶正郎趙稷女生男夏圭商圭二女適韓澗李濬正娶文科牧使黃隨女生男玄圭重圭三女適柳命傳鄭載恒李喜重蓋惟我 仁廟初拔滯起廢細太不遺其左袒於 母后者尤置顯要公所立如此而仍坎軻抹掇以沒其世斯豈命也歟抑有任之者歟後必有持公論者在銘曰
不遇則蹇遇時則顯士自古然公何否焉蓋曰不我誰其任者

軍資監正朴公墓誌

故軍資正朴公二十七登 萬曆癸卯第登第時以

對策直言幾作劉寄祿既第以無推挽分隸失其當以不私權貴子失權貴心以臺諫錯認外系橫被白簡既又廢朝殺同氣廢 母后公以后族積清選逮真主改玉時事更新則公已病而遂歿矣噫人之不遇一至此哉然不如是其於無道雖欲貧且賤焉得乎而後之持清議者亦將不厭於心矣公羅州人諱大夏字茂業故潘南先生尚衷之後而縣令垞之玄孫縣監詹之曾孫祖澍不仕考黎生員有師友淵源妣昌寧成氏直長世康之女公資質異凡十一歲韓柳川浚謙見其居喪哭泣曰吾友有子矣既而師旅饑饉之中連喪祖考妣公時僅戴冠殯葬祭祀禮無

所闕擇年少奴婢以與弟妹所以慰母夫人也母夫人歿鄰里以至僧徒感公誠孝咸出力以助喪逮策第隸成均例陞典籍轉禮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差監義州中江稅前此人多被不謹名公洗手奉職入爲司憲府監察以病辭北路幕職久後除平安都事時 宣廟新陟兩 詔使猝至以定國君爲名舉國震駭公首當事初多所彌縫已而意不樂謝歸疏陳西路事且言建虜後當然已而果然白沙李公恆福甚才公引爲訓局郎公嚴明軍律悍卒懼伏移刑曹正郎立斷積年疑獄遷司僕寺僉正白沙公又薦拜宣川府使鑿山通渠灌芟茅爲良田民名其渠

如鄭白又抄兵授技極其精銳後金公應河深河之戰大得其力有前守弟溺妓忘歸公譬喻津遣歸養其母聞者義之遞入爲刑禮曹正郎時 國家行田政沈相國喜壽薦爲使者從事公專務益下而於豪右則不貸也然鞭扑有定式曰吾先祖父平度公嘗太宗朝有所議定吾不敢忘也事竣爲工曹正郎仍屢擬臺省歷通禮院相禮軍資監正兼春秋館編修官時 母后幽廢西宮名以討逆羅織日盛公懾處危地遂力求出外爲羅州牧使羅俗相朋黨公務爲調娛州人崔贊作憶大君歌大君卽廢朝所殺同氣也鄉人告公欲罪公力止之公善於聽訟傍邑皆歸

之公以所入金矢補官用爲米者三百斛亦得公賤漏口百餘或勸以申諸上司公以嫌於希望不聽居三年監司以治行聞有褒賞時鄭桐溪蘊直言謫濟州路過羅境公會無一日雅握手流涕驢行甚厚鄭公歎息而去俄卽解歸先壠下游行緇禮賣朝衣置墓田始羅人金佑成附姦黨嘗惡於公追構崔贊獄欲以及公知贊不可誘脅而止除迎曙馬丞不赴草疏力陳不可讐 母之義公季父泣而止之不果上遂作詩以見志至疾亟猶諄諄不絕於口及聞 仁祖反正驚起曰 西宮開乎爾瞻誅乎諸公欲用公公病已欲故遂不果竟以閏月廿七日卒一時名流

作挽詩以哀之配韓氏進勇校尉守命女仁恕有婦
德親族稱之男馘進士彰醫學直長側出也孫男元
慶次元慶文科今爲清安縣監女適士人洪聖文庶
男元庠元府元序彰男元良女適進士李寅燮曾孫
男泰登咸登鼎登長孫出彙登世登次孫出二房女
皆幼清安以其尊公命來請公銘余謂使公不躓於
曩時則一時之榮寵固將赫然而其有光於後則未
必如今日也斯可銘也銘曰
屈於蹇而伸於久困於身而光於後墳於丘而誌於
墟警於世而永於譽

處士李公墓誌

世有以渺然寒士志慕魯連嚴陵陶靖節及邵堯夫
先生者曰昌平李公瑒字文叔也公長身秀骨神彩
灑然襟懷豁達脫落世紛廢朝時有權門子見而竦
然起敬因有汲引意公謝曰樗散之材久放山野夢
亦絕於此矣其人曰高矣哉高矣哉公仍放言傲世
既遇明時亦翫麟不屈蒔花養竹飲酒陶然年六十
三而以崇禎丁亥卒于其十月九日葬于龍仁西
枝山然公性素孝友於事親從兄克盡其誠生養死
葬報本敬宗之儀纖悉不遺蓋輕世肆志而行中乎
倫者也公上世有高麗都染令台有散騎常侍天驥
與圃隱牧隱友有酬唱詩我朝永瑞集賢殿校理

與成公三問朴公彭年等稱爲八文章翼平公季男
翊戴中廟封平原君官吏曹判書子亮主簿其子
希明府使其子涉宗廟令其子廷華是爲公考而官
察訪娶羅州丁氏貳相應斗之曾孫考好讓不仕公
無子一女爲叅判尹文舉汝望夫人生男搏掄女五
人適叅奉李舜岳縣監崔世慶別座李顥士人沈楷
俞命與余嘗拜公於傖荒中公語纒纒氣宇磊砢酒
醺笑謂曰今世無如尹汝望者如公雖自謂從師問
學其實不如汝望也余遜謝曰長者言良是矣余何
敢望汝望乎公又握手曰公不難於自屈賢矣賢矣
因又大噓而罷其後聞公沒而悲其志之終不伸也

又其後余至廣州觀乎廣平大君丘墓有二墳介乎
諸墓之間荒頽不修問知爲公祖墓益悲公世之零
替俯仰疇昔爲之潛焉今謂我舅者搏也來請墓誌
重爲愴然而書之如此銘曰

魯嚴之節陶邵之高世無好者公獨嚶嚶而人不知
自舍其芬凡厥里閭毋踐其墳

生員鄭君墓誌

烏川鄭君漫君平以萬曆庚戌十二月廿八日亡
年二十二月沙李相公聞之曰鄭氏亡矣某遽至於
斯耶其季父疇菴公狀其行請銘於谿谷張公張公
不果作而今兩公皆已亡矣其孫潏傍綠舊事來以

屬余噫疇菴之必其人谿谷之所未遑余何敢遽承於今日哉顧余嘗與君弟澆交契甚篤而有通家之好則其義有不可終辭者按狀曰君氣質端潔其中狷介聞人有善如渴得飲有不善若不容於心年十八九持母服居處飲食動循禮法其饋奠躬自具修時其考江陵公宗溟與尊幼常在墳庵君晨昏以深衣布冠適其所省問退輒具經帶上墓伏哭起又三匝啼號有時隕絕隣家老鷺無不泣然哽咽江陵公鰥居亡聊小兒女滿前家事無人主幹君殫心營理食時入厨視饌飮餽必有甘毳時西土旱蝗連歲凶歉君周旋爲出入終不使江陵公知之客至必爲設

酒食盡歡而罷其外祖母年高多病君亦奉養無不適其身則常糲梁布褐其家人或具稍好者輒却不御曰今吾老羸稚弱恒苦不給吾何可美衣食且雖非惡吾自安焉君有小妹病暈羸弱江陵公憐之日夜置諸膝下其所服藥餌材料多中國產君罄家財因使价遠賈燕市以治之一日妹隕塞終夜氣脉已絕君急起趨伏祠堂虔禱移時妹乃獲甦人以爲靈感所致君沒後妹亦竟天江陵公慟曰亡溟若在豈使而至此也君旣病自知其必死而語言琅琅無一毫怛化意其定力有如是者君是年春甫陞上舍上世有諱均之麗朝平章事自後連世顯聞至祖澈官

左議政號松江妣洪氏亦南陽大姓君娶監察朴峻女有至性在家以孝聞君沒任情哀毀以死爲期至服毒不死則凡事上接下無不盡誠年八十以崇禎乙巳沒而祔葬忠州老隱峙男慶演縣監女適府使李長英縣監八子澍潏泌涉澔津溫泳三女爲洪受禮韓致相妻季未行李府使生集成敏成九成觀成老成玄成趙相愚趙泰東其二婚也內外曾孫多不能盡錄君幼性急疇庵以書戒之報曰當敬服焉旣一年疇庵見其端詳疑重絕異疇昔疇庵驚喜問汝躁暴何能頓化對曰幸賴戒勗十去五六矣自後儕輩雖善謔者對之必斂衽肅敬無敢闕語望之者

至或逡巡不敢遽進噫其有得於呂東萊乎東萊嫌飲食不如意至打家事忽覺於躬自厚一言遂終身無暴怒噫以君資質之美勇邁之力卒以成就則其何可量哉嗚呼惜哉時崇禎紀元之四十五年壬子仲夏日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

